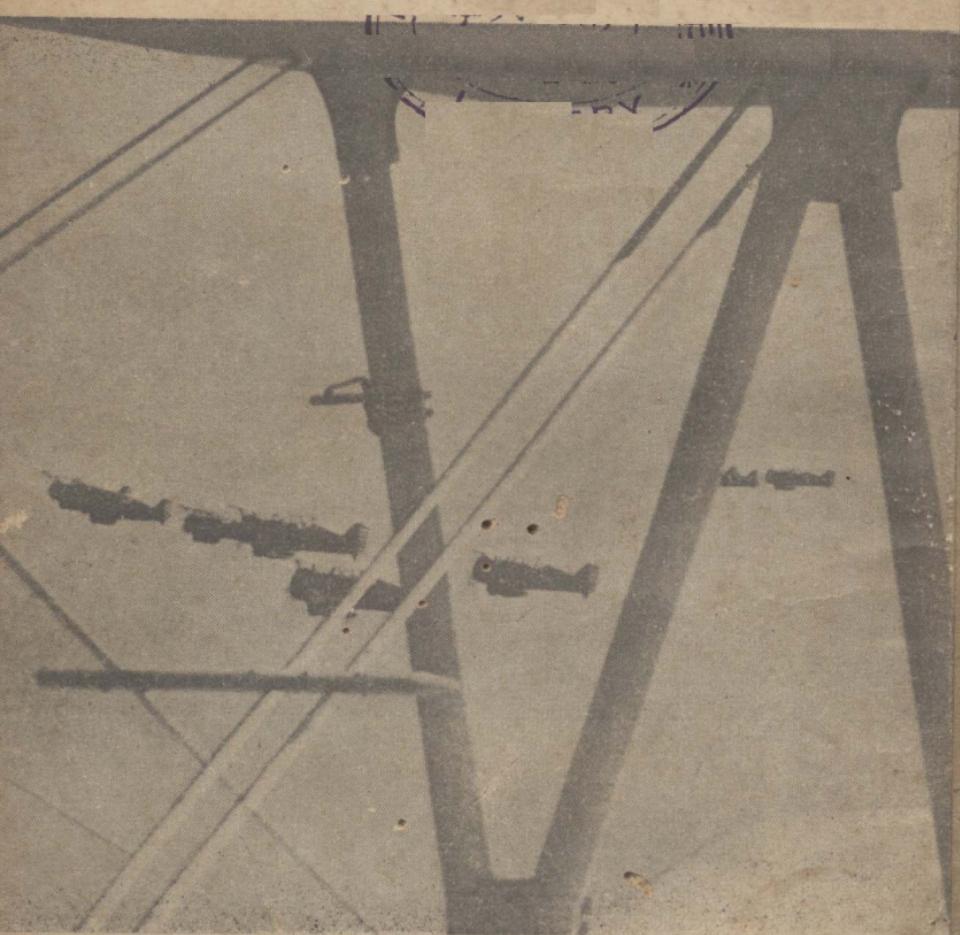


中日空軍軍血戰記

中國出版社公司編印



1937

中日空軍血戰記

中國出版社公司行

1937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初版

中日空軍血戰記

每冊實價二角

印行者 中國出版公司

經售者 五洲書報社

生 活 書 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

東方圖書雜誌公司

次 目

- 一 處女戰
二 再接再厲的中日空軍 一八
三 我機夜襲的壯劇 四二
四 敵機造成不斷的慘案 四四
五 最近中日空軍的活動 五六
六 九一八月夜的空中大戰 六六
七 敵機轟炸後的南京 六九
八 敵機在我全國肆虐 七八
九 脫險歸來的孫桐崗 八四
十 爭取最後的勝利 八九

處女戰

全面抗戰開始了。七月七日的蘆溝橋事變以後的華北衝突尙是全面抗戰的序幕，「八一三」的上海大戰才是全面抗戰的正式開始。

在這次全面抗戰中，最值得我們注意，最值得我們感奮的，便是我國空軍竟表現了空前的偉績，一方面予陸軍的作戰上以莫大的臂助，一方面對來襲我首都及各大都市城鎮的敵機予以英勇的攔截，使殘暴的敵人無法完全實現其企圖，造成我國近代軍事史上嶄新的姿態。

我國空軍歷史雖短，較之歐美日本真是瞠乎其後，然而經了近數年來政府當局及民衆協力積極經營的結果，已有了飛越的成績，雖量的方面還不能與強敵並駕齊驅，而質的方面却十分精良，尤其是空軍人才，在短短的幾年中，已造就了大批精毅勇敢的鬥

士，人人密切地了解空軍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中華民族的復興一部分也繫於精強空軍的建立，所以個個下了最大的決心，埋頭努力於一切駕駛戰鬥技藝的研習，這次上海戰爭中的大顯身手，以及沿海內陸各地的抗拒敵機的進襲，都充分表示了大無畏的精神，表示了今日中國的軍事力量絕非「九一八」以前所可比擬。

空軍是出動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出動，也可說是我國爲抗禦強敵而第一次參加的近代立體式的戰爭，這一隊隊翱翔於天際的鐵鳥，給予全民族以無限的安慰。民衆的心在狂躍，血在沸騰，數年來所貢獻政府的航空捐以及一次兩次的獻機運動等，都結成了最精燦的果實而出現了。

我們看罷！看這兩月來空軍光榮的戰績，怎樣的予敵軍陣營以威脅，怎樣的應付敵機的頑抗，怎樣的當敵機無情地慘酷地轟炸我後方無辜的受傷兵士及民衆破壞我通都大邑的建設時，而予以猛烈的打擊，予以重大的創懲。

上海戰爭於八月十三日爆發，這天雙方空軍都沒有出動，據說日方有一百五十架飛

機拆卸裝運來華，未及裝置，戰事就已勃發，而積極擬築的飛行場，也因隨地受我軍嚴重的威脅，未得成功，在作戰的效能上講，是遭受相當不利的影響的。十四日，我軍前線大舉進攻，空軍亦奉令正式應戰，上午十時三十分許，我空軍兩小隊，計轟炸機六架，奉命在浦面一帶偵察，當時停泊浦江中心的日旗艦出雲號，即以高射砲向我機射擊，惟我空軍翱翔甚高，日艦難施威脅，我機即向該艦投彈三枚，惟以風勢甚大，彈被風力吹動，致標的稍偏，未曾命中，一彈落於江中，浪花濺起，打翻舢舨船三艘，兩彈落於出雲艦左近浦面，將該艦激起數尺，浮蕩水面，以炸時聲力過大，致浦西外灘各屋玻璃窗都被震毀，而在公共汽車及電車上乘客等，因臨時不明究竟，大起驚慌，紛自車上躍出，向路旁尚未關閉之各商行內躲避。當我機向該艦齊投炸彈時，該艦上日軍全部出動，日砲手即駕準高射砲及機關槍向我機射擊，但我機駕駛行動極為敏捷，當投下炸彈後即疾閃飛入雲霄，雖敵艦以槍砲向我猛射，但皆未命中，我機盤旋投彈三四次，約歷二十分鐘即飛去。旋至午後一時二十分許，我機又在浦江上空出現，並連續向敵艦猛

投炸彈，敵艦倉皇萬狀，乃亂開高射砲，密如連珠，共發一百餘響，但我機僅於飛退時有兩架稍受微傷，而流彈波及外白渡橋外灘公園一帶，傷行人頗多。至下午三時五十分，我空軍飛機三架，又在黃浦上空出現，仍以出雲旗艦爲轟炸目標，先向該艦四周略作偵察，旋即分東西北三路前進，向敵艦猛投炸彈，敵艦上登時大亂，又亂開機關高射砲及機關槍向上空射擊，但我機行動殊爲靈敏，飛行高度，距離，適以敵艦射程將到達限度爲止，同時敵水上機六架，亦緊急出動應戰，我機即奮勇與之接觸，而黃浦江上空之遠東空戰，即呈現於萬千市民目前，我機技術純熟，以最迅速之動作，忽而高翔穿入雲表，忽而低飛掠頂而過，所採戰略，或爲總攻式，或爲包抄式，或由前後夾擊，或從兩翼進攻，均使敵機倉皇失措，前後不能兼顧。我機共進攻敵艦凡十餘次，敵艦遭我重大威脅，受創奇重，狼狽不堪、我機始終未被擊中。此次空戰殊爲劇烈，砲如聯珠，聲如巨雷，黑點層密，烟霧漫天，鏖戰至一小時又二十分鐘之久，我空軍始於五時十分許告捷揚長飛去。當激戰時，千萬民衆暨西僑等均麇集外灘一帶及附近觀戰，毫無懼

色，並以我空軍首次出動，即予敵人以重創，實開我國軍事歷史上未有之光榮紀錄，故無不欣然高呼，以壯聲勢。至七時許，我機一架又飛來偵察，敵艦不待我機飛近，即又開砲亂射，其頑強圖抗舉措倉皇之情狀顯然可見。此外，另有我空軍戰士一隊，駕戰機多架，前往楊樹浦一帶偵察，當時停泊在該處浦面上之日艦三艘，即以五六架高射砲在同一高度及同一角度內同時開砲向我機攻擊，砲彈當空爆炸，宛如梅花初放，此時我忠勇之飛將軍鎮安沉着，在敵彈爆炸時即中止前進，立刻降低，在已炸之砲彈下安全越過，重復升高，飛回原處，瞬息間即一齊下降低飛，於迫近敵艦時，各機炸彈齊落，擊中兩艦，方始折回。當時中彈日艦立即起火，後悉一艦已毀，一艦受傷，惟炸彈爆炸時之聲浪，其響如雷，浦江水花飛濺，及於兩岸。事後，吳淞口外曾飛起日機兩架，企圖追擊我機，但我機早已完畢任務，安然歸隊。

這是第一天我空軍英勇進擊的情形，關於空戰的真實狀況，最好徵引親身作戰的門士的自述，下面的一篇文章，便是一位受傷的門士在醫院中寫出來的，當更可徵信。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錶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的伙伴先我昇騰了，不禁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聞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即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砲。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際遇，但我心理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烟瘴氣，可是我

還不就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方向，剛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明敵人鼻目的巡洋艦，然後我才高速的攢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的砲，却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輕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那我已經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則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落機身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戲嬉，常作急轉灣，回避它，或作翻內圈的動作，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泛起了暗黑的雨雲來，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便被掩蝕了。

真理從砲火中探求 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即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熱烈得多，同行的共有一大隊，九架機，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轟炸機，一架是高速度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為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度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 25km 的地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則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度轟炸機成績。自第一次轟炸響了以後的，郤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隊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發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 TNT 的地雷炸彈，其爆力真是震天動地。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該是，敵艦對這突來的轟襲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砲，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轟中我們踏棒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却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射擊交錯的猛鬥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強頑的鬥力解決了敵方的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轟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則用機關槍掃射。可是結果，我們機關負了傷，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了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這民族解放底肥料，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側滾的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着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

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留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爲了存心收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於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四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還勉強支持，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血便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我囑他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再受機身的振動，血已經濕透了他的坐位，且直向大地上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了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鎮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

於是我的眼邊潤濕了，正在艱苦的民族戰展開的時候，如果半途中失去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響，祇見黑烟環蒙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却自己那破的手，咬緊牙齒，鼓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爍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衝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棗色的小屋後方，沿着機場邊緣散步，足踩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那我受創的手已經遇一次藥水的消洗，且紮

好了綑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綑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草叢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將要轉彎，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公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却躊躇了一會，說：

「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便掩飾去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層，沒有關係。」

我說；表示願去出力。得隊長令命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轟襲，正在萬

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而向目的地插落，一剎眼，這幅強頑的鬪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則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他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圈。

一段傳奇似的插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抖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升上，這是出於敵機料的，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描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的跌下去。誰知道，我們那位智勇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敵機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側身於戰圍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

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我們那個伙伴。

一場好詭祕的格鬪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已結束當我起折回的念頭，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它似很愴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彎，預備佔它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他已經發動了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側衝，同時板了聯動器(Cl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誰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它佯逃，或對我什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燃燒。在我退一著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 (Sight) 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迫得敵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相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來了兩架敵機，不一刻，却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了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

出它們的強潑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術；萬一有什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門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怕它的鬥力不強，已是疲倦，祇經我們一夾攻，就負創傷逸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鬥，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惟信賴自己堅定的意志，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生命寄在 Bead sight 上 我忍着一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即Bead sight，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以爲剩時分減痛楚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以自衛起見，用盡我行駛的技能來回避它們的擊襲。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濕，血腥味被寒流冲散開來。我欲暫脫這險境，我便佯作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

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八轉的旋飛，更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模糊了。至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發生這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不能容我犧牲的。」怎麼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却已攢昇。其實這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地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

都未注意。待到發覺，還以為我是一具屍體。

感謝當在威力圈外，意想不到的，這具屍體此刻又復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再上戰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里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

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而更加的渺視！

當我擋筆前，該感謝這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為我記錄這段回憶，使留下我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再是，那縷縷的花香，由它減除我病境中無限的寂寥。

這一幕強烈戰鬥，由當時身預其事的鬥士追敍出來，可想見我空軍將士英勇却敵的精神。關於轟炸出雲艦未能命中的原因，除風力關係及該艦係主要旗艦故高射砲設置特多防禦特別周密外，厥為該艦停泊外白渡橋邊，和各外僑商業機關密接，而英美法等國兵艦，亦相距不遠，我空軍將士，為顧及其他外僑外艦的安全，投彈時不得不稍有顧忌，所以第一天該艦還沒有受多大損失，然而已經飽受虛驚。

本日空戰的結果，各馬路上遭流彈波及死傷的很多，而最不幸的是大世界鬧市中誤墮一二百磅重量的炸彈，當場死傷達一千餘人，事後查係我機飛回時遭敵艦高射炮擊中，適將炸彈門擊壞，遂致彈向下落，釀成這幕慘劇，不過這是出於非人力所能及的意外，犧牲雖大、也是抗敵禦侮過程中所必不能免的事情。此外空軍少尉任雲閣梁鴻雲的

殉國，也值得我們永久紀念。任係某號機後座駕駛員，中彈後因傷重即在機中逝世，前座駕駛員梁鴻雲身雖受傷，仍奮勇駕該機安然降落於某處機場，當夜七時許，由紅十字會救護車送至同德醫院時，面色慘白，神志不清，已不能言語，嗣經注射鹽水針及強心針，精神稍見恢復，乃詢以受傷經過，據梁說：當我機與敵機在浦面戰鬥時，敵機的機關槍彈從他的背部射入，他初時還不知道，時同機的任雲閣亦受重傷，不得已將該機駛回起飛處降落，當由救護車運至後方醫院施救，才知道任已先他當場殞命。至梁所受之傷，係子彈自背脊椎骨穿入，經肝臟右上腹穿出，腹腔內出血過多，腿部早已麻木，而且血呈紫黃色，大概因受傷後駕機掙扎開回，用力過度，致於院師生在診治時，未及將他的肝臟縫合，梁已告氣絕。他們兩個人的壯烈犧牲，雖未能目覩強寇殲滅，不無遺憾，可是爲國捐軀，想來在九泉下也可以瞑目了。

二 再接再厲的中日空戰

十五日，自夜間起，迄午前止，雙方戰事愈趨激烈，我軍除已將敵人在江灣路的司令部包圍外，各路陣線也有相當的進展，直至下午，戰事才漸趨和緩。我國空軍亦於風雨中起飛，再度圍炸出雲艦，並往日方陣地偵察，據新聞報載稱：

我空軍再轟擊出雲艦 昨日下午三時三十五分，我空軍飛機二架於狂風大雨之際，又呈現於浦江上空，分左右翼向敵出雲旗艦進攻，猛投炸彈，並以機關槍掃射，敵艦於倉皇間，急以高射砲及高射機關槍向空中亂開，但因昨日風力強烈，射程不足，故已失效用，我機盤旋於雲霧之中，敏捷異常，無損毫末，雖風吼雨吹，勢甚兇猛，然我駕駛員技術精嫻，凌空騰飛，履險如夷，當時我機進攻敵艦凡三次，結果，彈珠落於敵艦甚多，敵艦發砲百餘響，皆未擊中，激戰約十五分鐘，至四時五十分許，我機始於風雨中安然飛去。

敵艦慌張戒備甚忙碌 敵第三艦隊出雲旗艦，自經我空軍飛機進襲後，全艦日軍倉皇不安，頗呈慌亂，自前晚起，該艦即忙於加裝高射砲，從事種種戒備，以防禦我空軍

襲擊，至其艦身四週，均加布鐵絲電網，並有小艇巡邏保護，入晚燈火全熄，呈現死寂之象，但有時則以探海燈向空探射。或放空砲不止，其戒備不敢稍懈，至艦上重要軍事長官，聞已避至他處；附近日領事署人員，亦遷至某處辦公。

滬西日軍向我機轟擊 昨日下午一時零五分，我空軍繼續出動，旋有兩架駢翼由東向西作低空飛行巡視，經過戈登路上空時，蟄伏檳榔路口內外棉紗廠內之日軍，即在瞭望台上，用高射砲向我空軍轟擊，計共三發，及機槍一排，我軍未予還擊，即向中山路方面緩緩飛去，旋四時十分，我空軍又二次出現於該廠上空，敵又發高射砲及機槍轟射，因軍心慌亂，目標不準，我飛機均安然向北飛去，當敵砲發射時，民衆均向屋內趨避，極見鎮靜，不若前日之擁在馬路中聚觀。按該處日商紗廠內，駐紮日海軍陸戰隊約二百人，已有數月，自滬戰開始以來，警戒雖較前嚴密，但門首仍祇兩崗位，從瞭望台上，不時有敵兵偵察，發砲轟射，自戰幕揭開以來，昨尙屬第一次，又四時十五分許，有日救護隊百人，乘一大卡車，由小沙渡路向北疾馳，狀甚匆遽，車前玻璃，並貼有日

文通告一紙云。

中日空軍在首都發生第一次大激戰。同時日方亦由台北空軍根據地及停泊吳淞口外的航空母艦出動大隊飛機，進襲首都及浙贛等處，我空軍亦分別迎飛應戰，這是我國內陸要鎮的領空上，中日第一次大激戰。

〔中央社南京十五日路透電〕今日下午二時，有日飛機襲擊首都，由中國飛機升空應戰，此爲首都第一次遭遇空襲，敵機以炸彈擲擊明故宮飛行場等處，彈落處濃煙騰空，襲擊歷半小時之久，高射砲與機關槍同時齊作，敵機旋向南逃逸，但中國飛機仍在天空翱翔片刻，以防敵機續至。當襲擊之際，有敵機四架，低飛過路透電社辦事處，並有炸彈碎片落於院中。敵機未到前半小時，全城已鳴警號，警察憲兵救傷隊消防隊均準備以待，公民訓練團團員亦分駐各街之隅，首都居民從未見過空襲，故未知其危險，當空戰進行之際，衆猶談笑道中，警號既鳴，交通全停，迨事了之信號既發，全城立即恢復原狀，聞居民無死傷者，路透訪員旋巡視全城，見明故宮飛行場落有兩炸彈，光華門外亦

落下炸彈五枚，兩處均無大損失，敵機爲三馬達德國海恩克爾式轟炸機，共十六架，分爲四隊，聞來自台北，以三小時飛抵首都，所擲炸彈，爲重二百五十與五百公斤者，聞有六架會被擊落，現信兩架起火落於光華門飛行場之東，三架毀於溧水附近之方山，一架毀於山間。路透訪員曾目擊落於光華門飛行場附近之一架，機中之人均燒焦，不能辨認，鄉民紛拾飛機碎片，留爲紀念。

〔中央社南京十五日電〕連日日本飛機迭在我各地投彈轟炸，十五日午，竟有日本重轟炸機十六架，來襲我首都，幸我防空當局及空軍人員防護應戰，悉合機宜，市民沉着鎮定，絲毫不亂，兩小時之空襲戰鬪，我方獲得勝利，敵機被擊落六架之多，僅十架逃還，市內雖有數處中彈，但損失均極輕微，敵機每架價值日金五十萬元，物質上之損失已極可觀，駕駛人員之傷亡尚不在其內也。敵機係由台灣台北空軍根據地飛來，飛至浙境，我防空當局即已據報，遂於下午一時半，發出警報，同時派驅逐機二架，升空偵察，一時五十五分，敵機始飛達京市上空，我方急派大批驅逐機迎擊，交綏於京郊大校

場一帶，一時戰況激烈，敵機屢受壓迫，旋復飛入城內，曾在數處投彈，並以機關槍掃射，我機跟蹤追擊，市內各處高射砲機關槍，均對準敵機射擊，敵機見未得逞，乃向外飛逃，我仍予追擊，在大校場句容間，重復激戰，結果，敵機被我擊落六架，其中四架落於京郊，二架於句容附近，其餘敵機十架，於三時廿分，亦狼狽向東南方面逃去，三時半遂解除警報，我空軍人員此次應戰，奮勇却敵，蔡世昌君負傷而回，所駕之機被擊損，陳有爲君下落不明，全市市民對於我空軍人員之英勇，莫不表示欽感也。

〔中央社南京十五日電〕 日機十五日襲京，歷一小時半，計投彈十一枚，南郊落六彈，有一彈未炸，損失輕微，城內落五彈，亦有一彈未炸，略燬房屋，居民被敵機機槍掃射受傷者僅數人，傷勢均不重，十五日襲京敵機，均係日本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之塚六式陸上攻擊機，每架價值自日金三十餘萬元至五十萬元不等，在京郊五里外，被擊落之一架，爲『三菱四一號』，記者曾親往察看，並於殘毀之機翼上，見有一銅牌，註製造所機體番號等項，機內五人，均於落地後傷重斃命，在各人身畔，

檢出其姓名布條，知爲『伊藤敏忠』『秋元』『櫻井』『田中正平』『成田山』五人，每人均懷有『護摩供御札新勝寺』佛勅，其帽緣均有『木更津海軍航空隊』字樣，且有衣袋中藏愛妻之照片與信札者，血跡殷然，狀復可慘，此外機內尚有航空應用圖表多種，其『中國與日本濟洲島台灣大連三航空根據地之航空線距離圖』中所列各地，北至平津，南達杭贛，均爲我重要城市，盧山亦赫然在焉。

〔杭州〕十五日清晨五時許，日機又來侵襲，共十六架，在空校，諸暨，紹興，蕭山江邊等處，投彈甚多，尤以航校爲最，但命中者極少，我空軍奮起應戰，當擊落敵機二架，一落杭市，我機迎擊之陣容甚佳，在江邊上航空大戰，計自五時激戰至八時，日機當向北面逃去，杭市雖經兩次敵機轟炸，然損失甚輕，地方秩序甚安，民衆方面更無損失，又航校消息，十五日晨在曹娥江邊，擊落日機四架。

〔中央社據路局息〕昨晨七時，敵機十三架，飛赴曹娥江轟炸，我空軍出而應戰，擊落敵機三架，曹娥江列車提早開出，車站無恙。

〔中央社南昌十五日電〕十五日晨八時三十分，贛東貴溪，發現日機十四架，計重轟炸機六，驅逐機八，九時三十五分，至南昌上空，我陸上防空部隊，當予射擊，空軍亦立即出動，敵機共投彈十餘枚，十時許，被我空軍驅逐，分向上饒光澤方面逃去，我方損失，計行營舊址附近被炸死三人，汽車總站附近死一人，汽車倉庫被燬，但庫內無車停放，敵機曾向中正橋投下數彈未中，又百花洲東湖邊落二彈，未傷人。

蓋上海戰爭既發，日方遂以爲藉口，進襲我首都及各地，不過在還沒有正式絕交宣戰前，這種舉動仍舊不免違背國際公法。

租界上空乃中國領空 同時上海各國領事因連日空戰，很有波及外人的，乃推領袖領事挪威總領奧爾謁俞鴻鈞市長，要求中國飛機勿飛入租界上空，當經俞市長駁覆謂，租界上空，乃中國領空，不容他人干涉，日人利用租界作戰事根據地，各國既無法制止，則我國爲自衛計，自有權採取必要手段，因之所發生一切結果，自不能負責，最後並對外傳日本各大銀行屋頂架設高射砲一節提出抗議。理直氣壯，即挪領事亦爲心折，

遂無結果而散，

空軍助戰大捷 從十六日起，此後數日中，我軍各路大捷，尤以十六日晚起迄十七

日晨止進展最速，右翼進據公大紗廠敵後方司令部，中路敵軍亦退至河間路以南，左翼則進佔虹口公園，愛國女校一帶，吳淞浦東等處亦擊退企圖登陸的敵軍，而停泊黃浦指揮艦隊的出雲旗艦也被炸受重傷，狼狽移去，這幾路的告捷，由於空軍的掩護進攻，及敵機來襲時的迎擊等等的助力，殊非淺鮮。茲從各報章中關於空軍的戰績，徵引於下：

昨日再度發生激烈空戰，清晨五時許敵水上機即出動，有兩架飛龍華投彈，幸未爆炸，旋至南市及南站等處偵察，並用機槍掃射，擊斃無辜路人數名，我軍亦出動應戰，於七時九時及十一時三次在浦江上空與敵艦擊戰，十一時半我轟炸機七架在出雲旗艦上方盤旋翱翔，敵艦及租界日領館日商店各屋頂高射砲同時齊發，我機沉着盤旋，毫不退却，其中一架突由高空疾駛而下，投擲重彈一枚，落於離出雲艦旁廿餘尺之蓬路百老匯路日郵船碼頭，據目擊者談，當時轟然一聲，黑烟上衝，碼頭上日軍及浪人數十名漢奸

六名白俄二名均被擊斃，炸彈碎片四飛，出雲艦受重傷，附近日警署亦被炸燬。至正午空戰暫停，下午二時我機數架又飛吳淞口外擊沉日潛水艇一艘並焚燬小型艦兩艘，三時半浦江上空又起激戰，我機與敵機互用機槍掃射，敵艦亦鳴砲助戰，惟均無損傷，至七時許告停止。

擲彈一枚燬日警署 昨日上午十一時半許我國空軍一隊，曾再度飛往浦江蘇州河口希圖轟炸日領館及駐泊浦江之敵旗艦出雲號。當時敵艦上高射炮及機關槍雖向我機掃射，但我國空軍毫不畏怯，當有一機忽由蘇州河口上空疾飛而下，擲下巨彈一枚，轟然一聲，全市震動，據事後調查，該彈落於百老匯路南潯路附近，馬路炸成丈餘見方深約六尺之大窟窿，當即炸燬日本警署及郵船會社一部份，而日領事館亦有一角燬壞，死傷日軍民數十人，日領事館遭此慘創後，不敢再事留內辦公云。

猛投炸彈燬敵潛艇 我轟炸機數架昨（十六）日下午二時飛吳淞口外與敵艦戰鬥，在敵猛烈砲火下，投擲炸彈十枚，射擊奇準，有七枚擊中敵潛水艇，當即擊燬起火，敵

小型艦兩艘，趕往施救亦着火焚燒，至四時許，火尙未熄，我機於完成任務後即安然飛回。

午後四時許，天空白雲片片，我空軍復利用時機，派出飛機十餘架，分隊擾亂敵艦，及向楊樹浦敵軍陣地投彈，先後不下十餘次，敵艦每見我機，倉皇應戰，而我空軍雖被敵軍高射砲包圍之下，活躍依然，聞停泊吳淞口及蘊藻浜浦江中之敵艦，有兩艦被炸受損，其中一艦，因傷重沉沒云。

敵司令部爆炸延燒 北四川路底之日本特別陸戰隊司令部昨晨被我軍投擲炸彈多枚，頓時爆炸，死傷敵軍甚多，同時並起火燃燒，敵軍慌亂異常，延燒達半小時始行救熄云。

我機猛擊烟霧瀰漫 昨日天時轉晴，我大隊空軍於清晨即開始活動，七時許，我機兩架已在浦江上空出現，向外白渡橋口之日艦出雲號投彈轟炸，敵方一時大為慌張，出雲艦上及附近各日艦之高射砲向我機猛擊，俱不能中，後我機沿滬東楊樹浦從容而去，

至九時許我大隊飛機隨後又到，再分道向出雲及日軍滬東根據地猛炸，敵艦之高射砲聲又隆隆作響，流彈四飛，傷及無抵抗之行人甚多，我機則沿江而下，至吳淞口外向敵艦轟炸。十一時十五分我機七架，威風凜凜，又向敵旗艦進襲，出雲狼狽應戰，高射炮聲響澈雲霄，烟霧瀰漫，我機毫不爲動，繼續猛烈轟炸，黃浦路上之日領事館房屋一部被彈波及，擊斃日水兵傷亡甚衆，日本郵船會社碼頭亦遭炸毀，後我機安然循蘇州河而東在敵艦砲火中從容飛過。

我機念架空中激戰 昨日清晨七時許，我空軍飛機一大隊曾出發攻襲敵出雲旗艦，並與敵機在空中激戰，第一次昨晨七時十分我空軍飛機一大隊共計二十架，奉命出動，攻擊敵出雲旗艦，我機共分四組由東西北三面進發，取包抄形勢，齊向敵艦猛投炸彈，並以機關槍掃射，敵艦得訊，亦即亂開高射砲還擊，一時礮聲交作，震動全市，我機炸彈落於敵艦附近及日領署屋上甚多，損害極重，激戰約十分鐘。第二次在七時四十分許，激戰至烈，歷一刻鐘即止。當我空軍飛機圍攻敵艦時，敵機聞訊即有十四架升空應

戰，先在浦江上空，與我機相遇，立即互開機關槍射擊，敵機恐被我包圍，即四散逃去，嗣我機飛赴滬西方面偵察日紗廠內駐軍行動，敵機跟蹤而至，空中激戰又起，敵機一架尾部被我機關槍掃中，先行遁去，其餘敵機見勢不佳，旋亦倉皇飛逃、另有敵機一隊在吳淞口與我空軍相值，即互以機關槍掃射激戰至為劇烈，敵機不支先退，我方絲毫未受損傷，安然告捷而歸。迨至午刻十一時四十分許我機四架突由吳淞口外從後掩至，齊向敵艦投彈，並以機關鎗連貫掃射，密如雨點，迨敵艦急以高射砲還擊，我機早已翔高飛，冉冉升入雲際去矣。（十七日申報）

同時日機亦猛烈轟炸我閘北浦東各陣地，而南市火車站虹橋飛機場雖然也是敵機的目標，然因我防衛週密，待敵機臨近時，高射砲即沉著上擊，不像敵軍的盲目亂放，而收效實較敵軍為大，且空軍亦隨時迎戰，故除閘北浦東房屋炸毀焚燒損失稍大外，南市方面僅有無辜市民遭受傷亡，並無多大損失。

陰暗天氣，昨日已轉清朗，拂曉五時，敵方偵察機由軍艦上飛出，偵察我軍陣地，

及南市一帶盤旋，我神勇之空軍一大隊亦飛上空活動，迄午先後凡五次，第一次七時半，彼此在空中激戰約十五分鐘，旋即散去，第二次八時半，第三次九時五分，第四次十時半，第五次十一時三十分，雙方相遇時，即以機關鎗掃射，但未幾即停。我空軍每次均以敵艦出雲及楊樹浦敵軍根據地為目標，敵軍高射砲施放毫無目的，我機均從容往來飛翔，頗予敵軍重大威脅，一見我機凌空，即發生恐慌。

敵機兩隊轟炸龍華 昨清晨五時，敵機一架，自浦江起飛向虹桥龍華一帶偵察，盤旋甚久，六時許，敵機多架，在南市天空發現，圖襲我防地，我方防空機關得訊，即用汽笛發出警報，同時用高射砲向敵機轟擊，一時砲聲隆隆震耳欲聾，敵機僅在龍華飛機場投下三彈，並未爆發，同時敵機並在南車站向逃難民衆用機關槍掃射，略有受傷，惟旋即遁去。

敵機屢圖射擊滬南 在滬南天空昨日敵機數度來襲，下午二時許，敵機向城中區掃射，在光啓路安仁街有居民被流彈所射傷，未有其他損毀。下午五時許敵機再度來襲，

投下炸彈一枚，十六鋪寧紹碼頭被炸毀一角亦未有其他損毀，我駐軍當即用高射機關槍射擊，敵機即遁走。同時又有敵機在南火車站一帶用機關槍掃射，在南車站附近之華商電氣公司房屋略有損毀，

轟炸浦東並無死傷。下午四時一刻，敵機五架又見盤旋於浦江凌空，及附近四週偵察來往雲際達一小時之久，目的在向我浦東駐軍轟炸。當時浦東方面，我軍立刻以高射炮還擊，隆隆之聲不絕，敵機遂不得逞。（又訊）昨午敵機七架，在浦東方面轟炸，於三時許在浦東其昌碼頭投下三彈後，並在楊涇保衛團部門首亦投三彈，有數彈爆發，損失不詳。旋於五時半，並在浦東警察分局附近落下三彈，民房一間被毀，並無死傷。

數度偵察我軍陣地 昨晨六時後至午間，敵機或三架或五六架結隊屢次出現於北車站一帶上空，飛行甚高，亦未投彈開槍，頗似偵察該方面我軍陣容者。但我每度發覺，即開砲轟擊，敵機不勝威脅，輒向東面飛遁，蘇州河以北天空現已成爲敵機必經之航線，機上槍聲異常清晰，連日該區各馬路墮落流彈屈指難數。

八時許，敵機十餘架俱爲水上雙翼式，分成二隊，飛至滬北一帶我軍陣地偵察，被我軍以高射砲射擊，敵機遂遁去，僅投彈數枚，據報後該敵機等在真茹南翔轟炸。（十七日申報）

我機一架被迫降落 「中央社訊」昨日我空軍繼續出動，上午十時半我飛機二架，飛至浦江上空，轟炸敵旗艦出雲號，敵方於驚惶中高射炮及高射機關槍向空際亂發，我機高冲雲霄，盤旋數匝西去，十一時許，我空軍再度出動，飛行極低，在楊樹浦一帶用機鎗掃射，敵方之高射炮高射機槍齊發，空際煙霧瀰漫，不幸我機一架，機件受損，尾部着火，被迫降落，其他各機仍安然飛返，我軍再接再厲，下午二時又飛來偵察云。

總計數日以來，我方在上海及首都杭贛等地擊落敵機在三十架以上，我機僅受傷二架，空軍人員死三人傷二人，而尤以十七日墜落於日軍陣地之少尉張君殉國最爲壯烈：

張少尉墜機斃敵殉國 本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許，我空軍飛機數架，結隊前往楊樹浦一帶轟炸敵軍陣地，當雙方空戰激烈之際，我機一架，不幸因機件受傷，尾部起火，

被迫降落，查是日駕駛該機者，爲我國空軍少尉張君，當時察知機件有損，立卽加速駕駛，飛回陣地，詎甫將抵達之際，因後部焚燒甚烈，全機發熱，迫不得已，乃一面使機身下降，一面卽乘救命傘從空躍下，以冀倖免意外，結果該機落地面時，適在我軍陣線以內，除毀損一部份外，餘均無恙。但從空躍下之張少尉，則因風勢關係，竟吹飄在楊樹浦敵軍火線內降落，敵軍睹狀，立即上前包圍，擬將其俘獲，詎張君英勇異常，不甘作敵俘虜，突然拔出防身手槍，向敵軍射擊，當有敵軍九名，立時飲彈斃命，敵軍初無殺害之意，至此遂亦不能不開槍還擊，張君奮勇突圍，終以寡不敵衆致遂致殉國，良深婉惜。（時事新報）

中央及蔣委員長慰勉空軍將士　這樣的慷慨捐軀，充分表現我中華好男兒的本色，士氣如此，何敵不摧，無怪三數日中，迭敗強敵建立殊勳。故中央及蔣委員長特分別電慰及特頒手諭獎勉空軍將士，中央執委會電云：

航空委員會轉空軍各將士鑒，此次敵軍以陸海空軍同時進擾，侵略之燄，自謂萬

丈，我空軍將士，忠勇沉着，迎頭痛擊，克獲綦多，捷音迭至，不特中央所嘉美，尤爲全國人民所歡欽，用特電獎慰，尙期益勵精神，克敵致果，永垂赫績，張我國威，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條（十七日）印。

蔣委員長手諭云：

三日來我軍全體將士，大部皆忠勇奮發，我軍以一當十之技術，與犧牲無畏之精神，成效卓著，聲播中外，殊堪嘉尚，除殉難與受傷人員、特別獎恤外，茲特給參加作戰之戰鬥員特加給薪餉一月，以資獎勵，尙希我全體將士益加奮勉，以報黨國，樹立我革命空軍無上之光榮，有厚望也。

或者有人對敵機損失的重大而我機損失如此輕微因欣慰之極反而覺得疑訝的，殊不知這很容易解釋，一般人都懾於日本軍隊的機械化，以爲機具的精良，遠非我所能及，這固然也是實情，然而我國自九一八以後，政府積極準備，雖限於財力，而近代化的飛機軍械，已有相當置備，比較起敵人所有的來，並不怎樣懸隔，而這次應戰將士的英毅

果決捨死忘生的氣勢，直超過敵人百倍以上，故空軍陸軍同樣所向披靡，分途奏凱，現在姑且專就空軍而論，敵人幾次欲在我淞滬附近建築飛行場，均爲我破壞，雖有航空母艦停泊口外，然重轟炸機則仍多由台北飛來，我以逸待勞，從容不迫，一面以高射砲瞄準射擊，一面調機出動，迎頭抗拒，敵機駕駛人員經長途勞頓，精力已消耗不少，故其作戰能力，自受相當影響，這是一。我空軍將士駕駛的純熟及射擊的巧妙，經數日來空戰的結果，已有目共覩，中外人士，同聲贊美，至敵軍雖外形聲勢煊赫，而實則虛有其表，駕駛者張皇失措，射擊者無的濫發，其能力的遠遜於我，就是外國軍事觀察家也已有定論，這是二。敵人這次師出無名，軍心不堅，據被我俘獲的敵空軍人員身上檢查所得，幾乎每人隨身都懷有「護摩供御扎新勝寺」佛勅，以爲可保護意外，這真和從前拳匪所攜的「護身符」無異，殊不料堂堂「皇軍」，也竟會這樣，其軍心的畏險可知，那裏能夠和我軍的人懷必死之志同而語，這是三。有這三點，所以我空軍的勝利竟可說是有必然性的，損失的微細，實在不足驚異。至日本向世界宣稱：我機被其擊落七十餘

架云云，則不外又施其島國人民說謊造謠的慣技，不要說歐美有見識的人士不相信這日本軍閥的謊報，就是他本國的人民，也不見得會相信這虛偽軍報的。

敵人亦佩服我空軍 我們再來看一看敵人對我空軍的批評：故都失陷後的北平晨報，完全操縱在敵人手裏，所載新聞，也都是日方所播出的消息。八月二十二日載同盟社上海電，除極力謬稱日空軍如何英勇如何轟炸我要陣外，又加上幾句話說：「然此次與一二八上海事變不同，寧空軍確頑強勇敢，爲空中之堅決抗戰，雖係敵人，亦頗可佩。」可見我空軍的英勇，就是敵人也不得不交口讚譽。

軍略稍變，陣地進展 從十八日起至二十一二日，我軍戰略有相當的變更，陣地亦續有推展，原來我軍右翼，本以全力進攻江灣路的敵軍司令部，這是敵人在上海最重要的巢穴，建築異常堅固，全以厚鋼板圍護，並有其他各種最新式防禦設備，我軍以大砲及飛機投彈猛轟猛炸，並副之以敢死隊的肉搏衝鋒，雖使敵受莫大的損失，然仍未能全部佔領。我軍於是變更戰略，由左翼及中路加緊挺進，以冀完成楊樹浦及虹口區的全

部佔領，而由後包抄。數日來在空軍助力之下，已獲有滬戰以來最大的勝利，將敵軍從中切斷，使失其聯絡，我軍已進至昆朋路塘山路，一部並進佔匯山碼頭，關於這幾夜雙方空軍活動的情形，日機除在上海附近不時出動偵察投彈外，並特注重於吳淞口及浦東方面，意在掩護其陸軍登陸，但均被我軍擊退，我機則亦時往襲擊敵艦，活動於吳淞瀏河一帶上空。

敵機襲瀏河 二十一日敵艦在敵機掩護下，猛襲瀏河，終未得逞。

〔晨七時消息〕 敵軍在本市一再慘敗，範圍愈見縮小，將無立足餘地，原參加一二八滬戰久留米師團之某旅，爲竭力挽回此潰敗局勢及振足士氣起見，昨日下午四時以後，由吳淞口開出巨型戰艦五艘，到達瀏河江面，俟五時左右，敵機三隊（共九架，三水陸兩用機，六轟機）到達時，海空兩方同時向我軍進襲，敵機共拋擲重量炸彈二十餘枚，敵艦亦開砲猛轟，隆隆之聲，震動遐邇，我軍沉着應付，屹然不動，至六時許敵機因我高射砲齊發，即紛紛向東逃去，及後敵艦砲發，仍每隔一二分鐘鐘向我開發一響，延至今

晨二時許，突大舉向我侵犯，並用照明彈向岸上照射，直至四時許，潮水已退，我見敵軍有登陸模樣，遂以大砲向敵艦猛轟，並輔以機槍及小鋼砲，激戰至今晨五時許，敵見無隙可乘，方拔錨向東逃去。

〔今晨九時消息〕沿江各口岸敵艦窺伺，迄不得逞，連日敵機不斷在各江口上空投彈，截至現在，除濬河被炸斃鄉民一名，傷三名外，其他各處均無損失，昨日下午六時，楊林口及濬河又有敵機多架，盤旋一小時之久，並以機槍向下掃射，我軍無損失。

(二十二日時事新報)

這幾天裏我機也多次和敵機在空中相值，發生激烈的空戰。

滬西空戰一幕 連日我空軍發揮威力，與敵機在空中大戰，昨晨滬西激戰一幕，尤爲勇敢，據目擊者云，我機七架，以三架爲一組，另一架殿後，在大西路法華村上空翱翔，日機瞥見即以一隊向我機突擊，雙方互以機關機掃射，未幾我機即散開，至六時三十分，在極司非爾路一帶上空，又有我機一架與日機一架在空中相遇，即開始惡戰，我

機行動敏捷。迴翔如意，機槍拍拍之聲，清晰可聞，酣戰約十分鐘，又有日機一架，飛來助戰，我機毫不畏怯，仍以極敏捷之動作，與兩敵機周旋，日機槍彈，密如驟雨，但均未命中，我機乃忽出不意。向側面疾飛，突出重圍，旋我方飛機援軍已至，敵機乃倉皇遁去。（二十一日時事新報）

空中激戰昨晨敵機多架，又在我閘北浦東南市龍華等地偵察，並投彈多枚。第一次在上午七時許，敵機六架，分爲兩小隊，由東而西，投擲數彈，巨聲轟然，我方即以高射砲迎擊，敵機匆匆逸去；約數分鐘後，敵機三架，又出現於雲端，適值我機趕到，以機槍射擊，一時流彈四飛，路人受傷者數名，我機旋即飛往虹口一帶投彈轟炸敵軍陣地及敵艦。虹口及楊樹浦方面，當有數處着彈起火。

我機再顯威力 昨日下午五時一刻，我機四架，沿浦江南端北飛，藉浦東楊樹浦及東熙華德路一帶被焚房屋之烈燄作掩護，轟炸虹口一帶敵陣，當我機飛至時，敵艦猶未覺察，我機一架，遂使用巧妙技術，從高空中突然下駛，於投畢一彈後，即迅行直騰上

空，其時敵軍始發出警號，浦江各日艦高射砲彈，密集射出，但我機已去如黃鶴。該彈投落地點，在日領館後西華德路百老匯路之間，未幾即有烈燄升起。

虹口楊樹浦一帶日軍陣地經我空軍轟炸後紛紛起火，有若干處，日軍爲掩蔽退却計，亦自動放火以阻我軍前進，烈焰蔽天，烟霧繚繞，入夜更火光熊熊，數十里外可見，火勢的猛烈較一二八滬戰時閘北的大火還要超過，而日人數十年在上海的經營。亦一旦掃地以盡，日本商人想來也一定要暗恨軍閥的驥武好戰，殃及他們的產業。

自廿三日起，滬上戰局，又有一絕大的變化，日軍因閘北一帶陣地，逐漸縮短，已陷於極端不利地位，乃更改戰略，轉趨蘊藻浜張華浜吳淞獅子林一帶江口，結集敵艦二十餘艘，猛烈進攻，同時空軍亦出動聲援，其來滬多日始終未得登岸的陸軍，在此掩護下面，紛紛上陸，我軍奮勇應戰，一部份的日軍仍被逼退至江邊，或竟上艦逃去，一部份則利用猛烈炮火進竄至羅店吳淞鎮一帶，我軍後方增援部隊紛紛開往，於是在各線又展開一幕血肉橫飛的猛烈惡戰，敵我兩方的犧牲都很大，爲滬戰以來所未有，於是閘北

虹口楊樹浦一帶戰況乃轉趨沉寂，我軍爲戰略計，虹口一帶軍隊稍稍後撤，日軍由國內新來援軍，也都乘艦由江口各地伺隙以窺陸，究因江岸太長，我軍不能隨處都以重兵防守，故十日之中日軍前後登陸在吳淞一帶者達數萬人，其初意頗欲乘新得勢的銳氣，擊破我軍防線，由瀏河進太倉，由羅店竄嘉定，然後進據南翔真茹大場，以斷我後方聯絡，則淞滬戰事可迅告結束，然我軍以一抗十的精神，奮勇血戰，雖日軍以重砲坦克車械化部等亦莫能衝越，而由嘉定以東迄淞吳一帶之迂迴曲折之防線，一切防禦工事亦建築異常牢固，日軍終無飛越之望，我軍蓋抱穩扎穩打的主張，要等佈置妥貼然後大舉反攻以殲滅敵人。

三 我機夜襲的壯劇

關於這一時期中雙方空軍活動的情形，似乎也隨着戰事的外擴而集重點於吳淞一

帶，我空軍時常於夜間襲擊敵軍陣地及停泊江中的敵艦，敵軍已在楊樹浦建就小型飛行場，其重轟炸機有一部分隨時參與主力戰鬥，或以千磅以外重量的炸彈猛烈轟炸我後方各軍用公路，以礙交通。

我機夜襲的情形 關於我機夜襲之情形，據報載：

〔特訊〕 昨晚九時二十分我空軍於月光斜照夜色蒼茫中突然出現於浦江敵艦及虹口區敵軍陣地上空，敵猝不及防，倉皇失措，流星式之紅綠照空彈及高射砲聯珠發齊，五光閃爍。蔚為大觀，但我空軍毫不介意，機聲且愈逼愈近。約歷一刻鐘之久，敵方高射砲更加密集，而同時我軍飛機亦報以猛烈之機關槍聲，詎一剎那間，突聞霹靂巨聲，震動遠近，蓋我軍飛機已擲下巨型炸彈矣。

〔特訊〕 今晨零時十五分，我空軍飛機數架又向浦江敵艦作第二次之夜襲。敵艦高射砲齊發，我飛機連續投彈五枚，內有一彈炸聲異常宏脆，想已命中敵艦所致，我飛機轟炸約半小時之久，始從容向淞口方面飛去，乃敵驚魄甫定，方冀今日拂曉以前，我機決

不致再度飛往，不料未及半小時，我空軍竟作第三度之奇襲。當時以敵軍高射砲無目的亂放之情形，即可覩知敵方倉皇紛亂之一班，但此次我飛機僅飛旋約十分鐘餘，並未投彈，仍向東北方面而去，總計我空軍三次夜襲，估計敵軍所耗去之高射砲彈至少當在千發以上。

〔中央社〕我機於昨晚飛往淞口夜襲敵陣之後，午夜由淞飛滬在敵艦高射砲密射之中，從容投擲炸彈多枚，即行安然離滬而返。（申報廿六年八月廿五日）

我空軍於今晨二時許夜襲敵艦，當轟炸機在驅逐機保護之下飛抵滬市上空之時，浦江中之敵艦倉皇以高射炮亂射，隆隆之聲，密如連珠。我機從容飛越在虹口及楊樹浦一帶敵軍陣地投擲炸彈多枚，旋見飛往淞口，轟炸敵艦，敵方損失奇重，我機於任務完畢後即行安然而返。（申報八月廿七日）

四 敵機造成不斷的慘案

先施公司門口遭敵投彈，日機除在沿江口各線參戰外，仍四出肆虐，分飛滬西南市及嘉定一帶投彈，無辜良民死者不知凡幾，而先施公司附近鬧市中亦遭日機投彈，死傷達數百人之多，慘況不堪目睹，當時一般人雖未注意有否日機飛過，據事後調查，彈壳上有種種記號，證明確係日機所投，其原因據一般人推測，聞係有奸人造謠，謂當日有我方軍政要人多人，在大東旅館某號房間開祕密會議，日方欲作一網打盡之意，乃前往投彈，然又恐引起租界當局之嚴重交涉，故將機身隱入雲霄，聊作一擲，事後可托身事外，謬稱不知，其奸狡可見一斑。而尤有甚者，紅十字會所組織的救護隊，往來戰場搬運傷兵，亦遭日機轟炸，致有醫師救護員多名的死傷：

中國紅十字會第二救護隊，駐於真茹東南醫學院，門懸紅十字旗，隊員均佩臂章，訖於八月十九日晨六時日機擲彈轟炸該院，除院內房屋炸燬外，並炸死擔架隊長張松齡，傷隊長龔繼長醫師隊員許振德等四人。又於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南翔中國紅十字會第三救護隊遭日機轟炸，傷副隊長趙汝信一人，隊員三人，死傷兵士二人。又中國紅

十字會第一救護隊駐寶山羅店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全隊人員共四十三人，皆佩臂章。正在工作緊張之際，忽遇日兵多人，強將臂章攫去，令跪地上，開鎗擊斃副隊長某著名醫師一人，隊員三人，及救護之傷兵亦遭槍殺，逃免者僅邊散健翁汝堯王方廣等三人，而傷重之女護士陳秀芳雖經救出，入中德醫院不治而死，其他全隊人員皆不知下落，紅十字會救護車輛在前方工作者共三十輛，車務人員迭次報告，謂日機見懸有紅十字會旗之車輛，即擲彈或用機關掃掃射，致已燬汽車七輛，日軍對美國聯盟之國際紅十字會竟敢施以轟炸槍殺，實屬違反國際公約，將引起全世界紅會之不安，刻由該會王曉賴杜月笙劉鴻生林康侯等急電駐美大使王正廷，速將此案提交紅十字會聯盟會暨萬國紅十字會，予以嚴厲之處置。（八日廿七日申報）

英大使被炸傷 敵機的蔑視國際正義，毫無人道觀念，真堪髮指，最奇的是駐華英

大使許閣森爵士也在京滬道中遭日機射擊，身負重傷，更出於一般人的思想。

英大使於昨晨十一時四十五分由京偕武官佛萊塞經濟顧問巴志循公路來滬，分乘汽

車兩輛，大使之車在前，武官等所乘之車在後，均於車前水箱上插有英國國旗，下午二時許，行抵上海四十哩至五十哩之地點，時有日機兩架，急由上空低飛而下，向大使之汽車追逐，第一架卽開機槍掃射，汽車夫立卽將車停住，而另一架竟繼續投擲炸彈一枚，幸落地稍遠，未被炸燬，當時佛萊塞巴志及車夫等均立卽從車中躍出，伏於地上，英大使因行動較慢，身甫下車，卽中機關槍彈受傷。

日機見目的已達，卽飛翔而去，佛萊塞等急將大使扶乘原車疾馳來滬，於五時十分抵達，卽車送宏恩醫院醫治，並由英藉名醫潘頓高特萊脫兩氏主治，惟大使脊骨受傷，肝亦中彈，且沿途出血頗多，故抵醫院後卽先行輸血，至晚間尙未施行手術，將子彈取出云。（八月廿七日申報）

英大使在南京斡旋滬局，這次來滬係欲與川越大使相晤，日軍人窮兵黷武，厭聞和平論調，或者就是射擊英大使的原因。事後日當局謬稱未看清英旗，然英旗明明插於車前，又稱未事先通知日當局，然英使所經過區域並非戰區，有何通知日方的必要，其責

任實無可諉卸。又據日方傳出非正式消息，謂據間牒報告我軍事某當局將於這天來滬，故日機有此誤擊云。則其用心的險惡，真可說是無以復加了。

滬南防空部隊與敵勾結

我軍事當局對淞滬戰事各路兵力這時也已有新的配置，除由後方抽調精銳來滬參加外，指揮人員亦重新支配，浦東方面照舊由張發奎指揮，沿江口一帶由羅卓英負責指揮，張治中氏晉升總司令，專負滬戰正面指揮全責。而大本營總參謀長白崇禧氏亦數度由京來滬指授方略，經此配置後，我軍防線益固，對應付敵軍已定有詳細步驟，而空軍方面亦經詳密的考究，於防守進襲兩方面確立其應付方針。不過戰場既係在我國土地，我各地城鎮自難處處都有週密防空設備，而敵機又毫無人道觀念，隨時四出肆虐，對非戰鬥員的人民非戰區以內的建築亦濫施轟炸，所以我國物質上的損失及無辜平民的犧牲，在所不免，這是抗敵過程中，無術可求倖免的事。但最使國民痛心疾首的，莫過於抗戰期中各地漢奸的活動，此輩昧盡天良，受敵金錢的誘引，甘心出賣祖國，實萬死不足蔽其辜，如黃秋岳身爲行政院機要祕書，竟亦爲漢奸渠魁，洩

露重大機密，下至各地無知愚民，受敵利用，甘爲引路投毒置放投彈標記察探軍情，及作種種破壞工作者亦復不少。傳聞滬南防空隊伍下級士兵中亦竟有一二傷心病狂之士，與敵勾結，當敵機來襲時，竟將高射砲內中機括破壞，棄而逃去，遂令敵機肆意轟炸，我方損失不貲，此輩雖僅一二少數人，而其破壞力實不小，此後我空軍將士尙須嚴密注意，免因一二心志不堅之輩，而令多數人蒙受大害。

龍山輪被敵炸傷 廿八日我浦東砲兵發砲轟虹口，吳淞一帶各陣線亦均有激戰，復有大隊敵機轟炸吳淞，據本日中午進口懸意旗的商輪龍山號上人談，船抵淞口，見日飛機數隊，每隊爲重轟炸機四架，正飛到吳淞向砲台灣口吳淞車站一帶擲彈轟炸，隆隆之聲，響徹雲霄，龍山輪不能前進，即停車暫避，計先後經日飛機拋擲的炸彈，共有四十餘顆，歷一小時許，各日機始向東飛去，龍山輪乃得從吳淞駛滬。按吳淞鎮及砲台灣一帶鄉村，經連日砲火及日機轟炸，全鎮已成焦土，各鄉村房舍亦多遭燬及，此次日機又連擲四十餘彈，恐卽一二僅存的屋宇，也沒有倖存的了。又據大來輪船公司林肯總統號

輪抵滬的西人談，他們所乘的林肯輪於今晨抵虹口，正候大來公司專派小輪前來接送來滬之際，突見日機十二架分隊自口外起飛，於浦面盤旋一週後，預備襲擊吳淞方面我後方陣地，當被我高射砲從容轟擊，其中有兩彈竟告命中，擊中敵機二架，一架當時即行墮落，另一架被我擊中機箱，時該機猶謀掙扎逃逸，奈飛行未久，油箱火起遂遭焚燬，終亦下落，時正昨日上午十一時左右，是則敵機又有二架燬在我們手裏了。

敵艦因連日晚間均有我機夜襲，故一屆黃昏，即特別警戒，入夜後，軍艦上探海燈張皇四照或射照明彈以探尋我機行蹤，或由其他探測人員施放紅綠信號以爲警告，及我機來臨，則高射砲如聯珠般發出，滿天火光閃爍。故每屆夜晚，特區中居民多於屋頂佇立遠望，以欣睹我空軍英武之夜襲，紅綠白三色的照明彈及信號彈等懸蕩高空，確爲上海人士所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奇象。

〔中央社南京六日路透電〕此間某高級軍事機關今夜十時接上海前方電話曰，我軍飛機猛轟淞口外之敵艦，以重炸彈擊中敵驅逐艦兩艘與巡洋艦一艘，吳淞楊樹浦虹口區

刻皆有劇烈之戰事，日運輸艦數艘駛抵瀏河外，大約復圖在該處派兵登岸，我軍刻正在羅店陣線順利進展，敵軍屢在楊樹浦虹口區進攻皆遭擊退，我軍陣地皆未變動云。（大

公報廿六年九月八日）

〔上海消息〕 我飛機數架昨晚七時許飛滬夜襲，浦中敵艦倉皇以高射炮亂射，密如連珠，我機從容飛越炮擊高度綫外，向楊樹浦及虹口一帶敵軍陣地投擲炸彈多枚，敵軍陣地當有數次着彈起火，受損甚鉅，時有我機一架突然向西低飛而去，羣疑已受微傷，實則該機飛至滬西盤旋一週，即由西北方面飛回，繼續參加作戰約歷二十分鐘，我機均安然離滬而返。

〔上海消息〕 我空軍一隊今晨零時十分及一時許又兩度飛滬襲擊浦中敵艦，迨敵艦發覺，倉皇以高射砲射擊時，我機已投擲數彈。當零時二十分時，聞有一巨大之爆炸聲，似敵艦着彈被炸，惟詳情尙未探悉，我機兩度襲滬，均安然而返，（大公報廿六年九月

九日）

〔上海消息〕昨晩十一時三十分，我空軍一隊出動飛滬偵察，浦江敵艦於倉猝中亂發高射砲及高射機關槍，我機盤旋數匝，即向東北飛行，當在楊樹浦路一四二六號祥泰木行附近敵軍陣地投下炸彈兩枚，均能中的，其聲甚大，同時並起大火，該處敵軍驚惶錯愕，乃急以電話向公共租界救火會請求設法灌救，至今晨三時許始漸撲滅，又今晨零時三十分我空軍再度飛滬夜襲，飛度甚高，浦江敵艦以高射砲及機關槍齊向空際射擊，彈如連珠，同時並以探海燈四週照探，計有七八次之多，北四川路底敵之海軍司令部營房亦以強烈電光向天空照射，我機於砲彈密集中安然向北飛去。（九月十日大公報）

敵機日來又數度進襲 京滬滬杭沿線及安徽廣德的我空軍根據地，均遭擊退並予痛創。

〔中央社南京七日電〕敵轟炸機五架驅逐機四架，七日晨六時餘飛至廣德，企圖轟炸、投彈數枚，損失甚微，一方面我空軍事前據報，即派機出發，與敵會戰。我軍作戰奮勇，將敵轟炸機兩架擊毀，墮落於洞庭山附近，其餘敵機倉皇逃逸，敵機墮落地點及

一切詳情，空軍當局已電請江蘇省政府查復矣。（九月八日大公報）

敵機的進襲首都，已先後十餘次，大都均未待近臨，即遭我機迎擊逃去，僅有二三次飛至城內，投彈燬中央大學等處。又廣德爲我重要空軍根據地，防禦設備異常週密，故雖敵機數度進襲，並無大損。

松江車站大轟炸一滬上日來敵機更愈形猖獗，終日在四鄉投彈侵擾，甚至浦東難民乘小船渡江以及滬西一帶小河中民船亦遭炸彈及機槍掃射，無辜慘死，而南火車站巨劫之血未乾，復有八日松江車站的大轟炸。

【上海消息】日本飛機昨日又施行慘無人道之暴行，在松江轟炸滿載難民之火車，致車站上血肉橫飛，屍骸堆積，令人慘不忍覩，緣昨日上午十時十分由上海西站開出客車一列，滿載難民，向杭州駛去，至十二時二十分，到達松江，停於站內，時有日本機多架，飛翔上空，竟投彈轟炸，當有客車五輛，全部炸毀，其中兩輛係二等車，三輛係三等車，一時車內難民無法躲避，悉羅浩劫，炸斃者至少三百餘人，傷者至少四百餘人。

車站之天橋及水塔亦全部炸燬，車站人員於敵機飛去後，救傷收屍，忙不暇給。查滬戰發生以來，日本飛機屢次轟炸我國非戰鬥人員，及文化機關，事後均強詞飾辯，謂因有軍事關係，但昨日被炸之火車，係由滬赴杭，全載難民，極為明顯，而浩劫之慘，亦最足令人怵目驚心，日軍此種獸行，徒足引起世人之憤怒與唾棄云。（九月九日大公報）

次日上海英文大美晚報，對於這慘無人道的暴行，曾著論痛斥：

當日飛機轟炸南車站時，獨立之觀察者，未見該處有一士兵，僅有可憐之難民數百人，死傷於彼等零星之行李堆中。吾人曾稱之為謀殺。日飛機前日又在松江轟炸由滬開出之難民火車，聞死者三百人，傷者四百人。英文中實無一字足以形容此種行動，其野蠻實聞所未聞。毫無軍事目的，傷天害理，無以復加。全世界必為之默然震駭。蓋實無話可說，唯有驚痛而已。彼作惡者，其將設詞以文其過乎？但事實照彰，斷不能減輕此種違背上帝之罪惡也。其間並無軍用火車，毫無理由可疑及此點，無論如何，彼駕軍用飛機者，用其慘烈之武器，加害平民，其責任實不能逃避，自英大使受傷後，此種教訓

更難推諉，假使中國業已宣戰，猶可言也，今則雙方並未宣戰，並未聲明作戰之目的，並未以機會給予無助之非戰鬥人士，避至可認為安全之區域，此種罪惡實萬不可恕。質言之今日實無一地可認為安全者，雙方之未正式宣戰也，或屬往事，但今乃恣意屠殺無辜，而使平民死傷纍纍，此實戰事中從來所未聞之事。戰事死傷總數，往日雖有視今為多者，惟彼等皆係戰士或戰士居其多數，初不料一九三七年中國之戰事，中國男女平民與小孩竟遭若是之慘禍也。據現情觀之，此種轟炸難民火車所釀成之慘禍，苟全世界能知之者，似可促起外方一種堅決行動，此種破壞戰爭規則之行為，此種較森林道德更為卑劣之惡魔降臨，在人類天良上實不能容忍。今所恐者，世界人士至少暫時尚不能相信此間之遭遇，將覺此復為一偶然事件，但此豈為偶然事件乎？此其為憑藉任何不能相信之手段，以圖擊破中國抵抗堅志的一種酷冷決心之表示乎？其足堅中國抵抗之志者，孰有較此更甚者乎？吾人處此戰爭中，恆以公允之道，對待雙方，此為吾人之政策，吾人時受雙方指摘，謂對於他方過於寬容，但轟炸南車站之舉，吾人實不能加以恕宥，而轟

炸難民火車，吾人視之似更兇暴，吾人甚至不能聽取彼方之辯詞，蓋事實顯明，不容再言，日本今已爲全世界所唾罵，今次之舉，雖愛之者亦不能爲之辯也。日本今已孤立而爲無辜平民之鮮血所汚矣。

敵機的暴行，層見迭出，吾人對於這班野獸，也只有盡全力以抵抗，蓋他們已毫無理性，不足以和他們論什麼道義了！

五 最近中日空軍的活動

敵機在上海附近被我擊落的，日來亦有數起，尤以九月四日一敵機在閘北的墮燬，特區中市民都曾目擊。緣本日敵機自黎明起以迄薄暮，成羣結隊，在閘北滬西等處轟炸掃射，中午有敵機二架在閘北麥根路一帶飛翔甚低，投彈尤多，未幾其中一機於投彈一枚急駛上升後，正擬繼續投彈，忽然尾部冒火，烟霧四圍，機件受損，驟然下墜，由空

中直落於廣肇山莊附近空地，機內所剩的炸彈立時爆發，轟然一聲，但見黑煙冲天，機體全燬，機內駕駛員亦粉身碎骨，當時作者正憑窗外眺，目睹敵機下墜的情況甚切，當時疑係敵機自行爆炸，然據次日各報載稱得前方報告，始悉被我軍所擊落。緣昨日午後零時一刻，敵機三架在中山路附近向下飛投彈，被我軍某師某團團長吳求劍派團附張心戈連長洪策指揮防空大隊，乘其不意，以高射砲小砲高射機關槍射擊，一時彈如雪飛，遂將敵機一架油槽擊毀爆發生火，機身全燒，黑煙如雲，落於廣肇路廣肇山莊坟地，當該團士兵在防空陣地拾得敵機之機師頭顱機槍破片等，有「古屋造」等殘餘字樣，聞該師派專員將該機身運往南京，此外尚有敵機一架，於昨日下午二時，在北站一帶投彈，飛行甚低，又經我軍瞄準發砲擊落，機身落地焚燬。機師當場殞命。

又據報載七日午後敵機又大隊出動，先是有機四架先後各二經第一特區上空往北而去，在引翔鄉市中心區一帶盤旋偵察，並在跑馬場附近投彈十餘枚，約一刻鐘許，又有兩機追蹤而去，聚齊後，組成一小隊，另一機在旁向東而飛，在楊樹浦底來回偵察，這

時有疏落的砲聲，在鬧市中隱約可聞，同時浦東方面另有三敵機在海口高橋一帶成環形盤旋，更有一機則在賴義渡上空低飛偵察，頻以機槍向街上行人掃射，格格之聲，隔浦可聞。浦東路及瑞鎔船廠碼頭附近，均遭轟炸，至約二時，各機結集大隊向西南而去。騷擾滬杭路沿線。

總觀近日來中日空軍活動情形，日機似較形猖獗，我機雖時常來滬夜襲，予敵以重大損失，然日來各線戰事，未能充分利用空軍威力以爲掩護，各鄉鎮的遭敵機轟炸，亦未能多多發動空中戰以減少敵機肆虐的機會，故上海民衆方面多時時期待我空軍再恢復初戰初起時的活躍，殊不知這也完全是戰略上的關係，我機在數量上自遠較敵機爲少，而首都及各重要軍事根據地各沿江海要塞均須儲備相當空軍力量，故不能如日軍的以二百數十架機儲在上海一地，且台北空軍根據地亦距我國甚近，可隨時飛往我軍陣地或其各要鎮肆虐。然敵軍擲彈，漫無標的，我陣地所受損失甚微，而各要鎮空防完備，軍事根據地更因強力空軍防衛未受有若何重大破壞，僅各鄉鎮無辜人民時有犧牲，這實在

是無法避免的，而我機的夜襲，既可使敵艦高射砲失去清析的標的，而於轟炸敵艦時，更因其時發出探海燈照射，反可在黑暗的上空易於投彈準確，甚至如某次我機夜襲時，敵艦發出五六道強烈探照燈光窮搜時，我浦東砲隊即發砲向燈光出發點轟射，予敵以莫大損害，故從戰略上觀點而論，我機的時作夜襲及大部隊留守後方軍事根據地，都是目前事實上必要的措置，未可妄論。

空軍半月的偉蹟 九月十一日滬上報紙載，南京我軍事當局發表八月十四日迄三十一日我空軍擊燬敵機敵艦統計，表示我空中健兒半月之偉績，茲轉錄於下：

擊落敵機架數

姓 名	籍 貫	重 擊	輕 擊	驅 逐	水 機	合 計	擊 落 敵 機 地 點	日 期
樂以琴	四川蘆山	四	一	五	覓橋附近擊落四架	十五日		
					滬西擊落一架			
劉粹剛	遼寧昌圖	一	一	三	五	一架落滬西約廿華里	廿一日	十六日

一架落滬西鐵路北十餘里

一架沿江

二十日

一架於上海

十七日

一架於濶河口西

廿三日

曹娥附近擊落一架向錢塘江滑下

十五日

揚州擊落一架東台縣間

廿一日

在杭州附近擊落一架

十四日

南京溧水間擊落二架

十五日

寬橋附近擊落一架

十六日

在曹娥附近擊落二架
落於機場南方後山

十五日

句容附近擊落一架

十六日

陳盛馨 福建達江

二

梁添成 福建商安

二

董明德 遼寧昌圖

一

傅嘯宇 福建福州

一

二 二

四 二

南京溧水間擊落二架
落於機場南方後山

十五日 十六日

王文華	河北大城	擊落於寬橋機場南	十六日
高志航	遼寧通化	擊落於半山附近	十四日
高志航		擊落於半山附近焚燬	十五日
譚文等	遼寧安國	喬司	十五日
譚文	遼寧安國	擊落東南廿公里	十五日
范金函	河北清苑	擊落於方山東南五公里	十五日
范金函	河南內黃	擊落於句容南京間	十五日
周庭芳	廣東台山	擊落於鎮江縣屬華鄉山	十六日
馬庭槐		揚州擊中一架落於六合 儀徵間目見焚燬	廿一日
劉依鈞	江西萍鄉	落於曹娥江間山中	十五日
趙乃俊	福建浙江	落於曹娥機場附近	十五日
徐漢靈			
魏同方	安徽江蘇		
楊辛癸			

陳有經	黃居谷	湖南廣東	一	落於天王寺附近	十五日
劉熾徵	岑澤鑾	廣東	一	落於溧水附近	十五日
呂其淳	河北景縣	三	一	南京句容間	廿四日
陳瑞鉢	廣東台山	一	一	天長一高郵附近	廿七日
鄧政熙	廣東高安	一	一	句容	十六日
襲業悌	湖南湘潭	一	三	焚燬於上海江邊	卅三日
敖居賢	遼寧鳳城	一	一	擊落廣德西北山中	十九日
合計	二九	二十四	五	聞落於廣德附近撞山燬	十九日

附記（一）敵機擊落後。屍身已由各地方政府埋葬有案者，計八十一具。按其幾種推測：其死亡人數，尙應有五十六人。（二）俘虜十一人，已解京者十人，被逃正在弋緝能十人，共計敵死亡人員，當在一百五十餘名。（三）此外，被我擊傷者，或觸山，或沉

海，預料當不在少數。（如九月六日，據寧波防守司令王崑南轉據定海縣政府報告：有敵軍轟炸機一架，受傷後，沉沒於縣屬宮前島海岸，用竹竿可以撈着。（四）據確報：台北敵海軍航空聯隊，有機六十餘架，自與我作戰後，僅存留十二架，餘皆被我殲滅。聯隊長海軍航空大佐石井義將，因無面目見人，剖腹自戕。

八月份擊毀敵艦統計表

月日	地點	損毀情況
八月十四日	吳淞口外	炸敵艦旁十餘米處彈暴發敵艦搖動甚重
十九日	花鳥山附近	炸燬敵艦尾有沉沒可能
廿一日	泗焦山附近	彈落敵艦旁艦身搖動
廿四日	吳淞口外	炸沉敵艦一艘沒於吳淞口外另一艦艦尾着火
廿七夜	吳淞口外	擊中敵艦一彈先後被炸敵艦因傷擱淺者二隻被拖走者一隻
廿八日	白龍港	擊中敵艦起火船面人員立即搶救

廿九日 洱磯附近 擊敵運輸艦艦尾

九月一日 潛河附近 命中敵艦彈藥庫見艦上爆炸多時有沉沒可能（夜二時四十分轟炸）

附記：本表所列，係目見證明者。此外尚有在夜間，雖命中，以後不知下落者。（申報廿六年九月十一日）

六 九一八月夜的空中大戰

滻戰迄九月十三日止，剛滿的一月，連日來在沿江口各地已屢摧強敵挫其銳氣、雖敵以軍艦上十餘寸口徑的巨炮向我猛轟，亦未爲動，至此，我軍因初步計劃已達，爲欲避去敵艦炮火引敵作陸地主力戰計，乃自動撤退至由江灣以迄北站的防線，改取守勢，這是我軍所採穩扎穩打主張的又一新戰略。在這幾天裏兩方空軍均無大活動。我機既來作夜襲，敵機亦因連宵陰雨，未得肆虐，及「九一八」晚，我機於月夜中來滻猛襲敵

陣，乃又展開滬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幕壯烈空戰。

是晚約七時許，作者正在屋頂晒台上憑欄遙眺，忽見由東方一帶敵艦停泊處所發出紅綠白三色的信號彈，飛舞空際，而探海燈光四五道亦同時向西方上空亂照，長虹閃耀，亮澈雲霄，同時天空中亦隱隱聞有機聲，知必係我機又來夜襲，故欣然凝目以待。果然敵方高射砲及機關槍聲，登時如聯珠而至，火花亂迸，不久我空軍所投巨彈的宏亮爆發聲亦隨之以起，赤焰上昇，遙見一團紅霧，羣知我彈必已中標的，約半小時，聲漸沉寂，此時我機大約已飛向淞口一帶。至八時半，我機又至，敵方高射砲聲又由虹口及浦江方面同時並作，炸彈聲亦轟然猛響數次，不久又有清脆的機槍聲充滿空際，是時月色暗淡，空中機影雖渺不可見，然皆測知係敵機與我作猛烈的空戰。如是歷二十分鐘之久始告停止。及十時左右，作者在睡夢中又聞高射砲聲炸彈聲轟然併響。乃我機第三度來作英勇之夜襲。總計是晚戰況之烈為滬戰以來多次空戰所未有，而是日適為九一八六週紀念；市民在沉痛回憶中，目睹我空軍英勇的襲擊，不禁生無限的感奮。次日據報

載，這次我機夜襲，收獲甚多，虹口及楊樹浦一帶敵軍陣地，被我先後擲中炸彈多枚，曾有四處著彈起火，敵軍受損甚鉅，停泊於招商北棧浦面的敵艦一艘，亦受傷甚重，而當敵艦以探海燈照射時，我浦東砲兵陣地即以燈光為目標，發砲轟擊，亦予以重創，二十日英文字林報記此次空戰云：

十八日晚六時五十分起至九時止，又自十一時起至午夜止，上海遭遇歷史上空前之空戰，蓋中國飛機，在楊樹浦匯山碼頭百老匯區紛擲炸彈與燒夷彈，致引起大火數處也。諸機自月光皎潔之天空中突下在低度擲拋炸彈，其勇敢為前所未覩，當時起火之地，共有九處之多，日人所辦上海紡織公司，炸彈一枚，適中其廠，起火甚熾，有炸彈一枚，擊中日砲艦一艘，楊樹浦日軍陣地亦大受損失。

又據二十一日申報載，南京方面十九晚收到東京廣播消息，承認中國空軍十八晚的轟炸上海虹口，擊中日本軍械倉庫，損失七百萬元。就敵人所已承認的這一端而言，其他可想而知了。敵既受此重大損失，乃惱羞成怒；於十九日起，連日出動大部空軍進襲首

都濫施轟炸，欲澈底破壞我各項軍事設備，以逞其戰事速決的野心，復通告駐京外使，勸各使及僑民於廿一日午以前，儘先退出南京，過期即將大舉轟炸，並美其名爲，「欲消除中國軍隊之敵對行爲以早日結束戰事而確保東亞和平，」然對此威嚇性的通告，除美使曾一度避居軍艦旋即復返外，其餘各使均不爲所動，照常留京，我方軍民亦異常鎮靜，惟日軍此種行動，更顯然破壞國際公法，將愈爲世界文明各國所齒冷。

七 敵機轟炸後的南京

敵機欲襲首都 摭日方的用意，自不外因出動十數萬重兵來滬，歷四十日之久，並未能得有絲毫的勝利，而死傷接踵，士氣亦漸銷沉，其對國內人民已不能再施其虛偽宣傳的技倆，故不得不設法急求勝利以自解，以南京爲我國首都，並係重要軍事根據地，能作大規模的破壞，即可以影響於滬上我軍的作戰，遂於已歷多度之進襲後，復作此更

嚴重的通告，欲肆其魔爪，盡燬我首都而後快。惟我首都官民，均非常鎮定，並不因敵方的恫嚇而有所震懾。念一日亦未有敵機往襲首都，據一般觀察，當係受天雨影響，但至念二日，則敵機又大逞獸行，屠殺我非戰鬥員。

敵機轟炸京市住宅區〔南京廿二日專電〕敵機兩隊，於今晨十時半襲我首都，我空軍大隊爭先飛出迎戰，兩方先在城南上空激戰，各以機槍互擊，京畿各處高射砲，亦集中砲火，向敵機猛射，空戰之激烈，較歷次均甚。敵機在中華路建康路大世界四象橋等處，落彈若干枚，其中多有未炸者，敵機旋不支而遁，有四架被我擊落。下午一時一刻，敵機二次來襲，在車站附近投彈，炸毀三等車一輛，死路警趙某一人，中央黨部附近落炸彈一，山西路口三，鷄鳴寺一，均未爆炸。至二時，敵機於我方砲火脅迫下，向北逃走。敵機任意轟炸我住宅區域，屠殺非戰鬥員，已引起全世界公憤，國際方面現均對我表示同情。

我空軍戰士奮勇追擊〔南京廿三日電〕廿二日晨十時一刻，敵機五十架襲京，我

空軍事先升空準備迎擊，十一時許，敵我空軍在京郊相遇，即發生激戰，我英勇戰士，齊向敵機以機槍密集掃射，敵機當有兩架中彈受傷，狼狽遁去，一飛至浦口北三十餘里，起火落地，一飛至鎮江附近，爆炸墜地，其餘敵機性急，聯合向我一戰鬥機撲來，以衆寡勢殊，我機在三汊河對江受傷，降於水上，二戰士受微傷，敵機即紛向江陰方面飛去。我空軍戰將董明德氏殺敵心切，乃單人獨馬，猛加追擊，至江陰上空時，當將一敵轟炸機控制在手，使其絲毫不能逃出機槍射程，戰鬥約數十分鐘，該敵機油箱中彈起火，黃烟一縷，機墜地上，爆炸巨響，聲震數里，其餘敵機齊向董氏之機猛烈圍攻，董氏即騰飛高空，衆敵機此時受嚴重威脅，不能不迅速逃去，迨董氏飛返京空時，警報業已解除。當我空軍在城外與敵交綏時，有十餘敵機乘隙竄入京市上空，我高射槍砲齊發，敵機均倉皇高飛，兼之我空軍自城外趕來追擊，敵機愈形慌張，即在各處投彈，計中央黨部投五彈，燬房屋多間，損傷尙微，其餘落池塘荒地者各十餘枚，落路面者七八枚，落民房者十餘枚，死傷平民四十餘人，燬房五十餘間，至十一時三刻，警報解除，

一切即恢復原狀。事後調查，敵機計被我擊落四架，除三架業已證實外，尚有一架在搜尋中。至我受傷之二戰士，傷在面部，日內即可療愈，該機因落水中，並未損壞。下午一時一刻，敵機廿一架又二次襲京，因我空軍已在上空列陣迎擊，未敢侵入市空，乃竄至浦口及京滬車站一帶，投十餘彈而去，我軍亦未窮追。

下關難民炸死百餘數處起火〔南京廿二日電〕日機今日襲京時，被轟炸者逾三十處，而美意德大使館所在之新住宅區，為旅京外人住宅叢集之所，亦被波及。以前日機僅攻擊飛機場兵工廠及其他軍事機關，但此次則對住宅區域大肆轟炸，外人咸大異之。再，與英法美意軍艦停泊處相距不遠之下關，亦為日機投彈目標之一，下關難民收容所一處，在第二次襲擊時，為日機炸燬，死難民在百人以上。日機投彈雖多，而物質上損害則殊細微。日機在城南投下如飯碗大小之射擊物為數甚多，A B C 番菜館門前墜落多枚，但在新住宅區，則日機擲下重約二百五十公斤之大炸彈。日機顯亦注意城南內政部與警備司令部，但目標不準，僅擊中一當舖，中國銀行後面之住宅七所，亦被炸燬，幸

居民無恙。電報局亦爲日機目的之一，但未遭擊中。秦淮河中亦墜落三彈，此外有五彈落於中央黨部附近，毀屋數所，附近一橋亦全毀。下關難民收容所被炸後，血肉四飛，景象奇慘，而收容難民之草棚，爲炸彈所延燒，濃烟直衝雲霄。下關煤炭港附近，亦落數彈，致有數處着火。「又電」念二日下午，敵機二次來犯時，下關江邊英商和記洋行躉船亦被敵機擲一彈，炸死一人。傷四人。

至念五日，敵機暴行愈烈，殘酷野蠻獸性畢露，竟有九十六架，分五次襲擊我首都。

〔南京念五日電〕 中央社訊：敵機九十六架，廿五日上午九時半至下午四時半，分五次襲擊南京。第一次來三十一架，第二次來三十二架，第三次來六架，第四次來十二架，第五次來十五架，均僅有一小部分竄入京市上空。當第一次來襲時，我空軍即出動迎擊，京郊發生激烈空戰，敵機雖大半被擊潰退，仍有十餘架竄入市空。我各方高射槍砲一齊向敵機猛擊，敵機仍冒險在各處投彈，並用機槍掃射，一時爆炸聲與槍砲聲轟然

並發，震撼全市，下關電廠被炸，機器略有損傷，至十時半，始解除警報。此役敵機被我擊落五架，大半為高射砲所擊中，計驅逐機一架，落於城南王府園念七號院內，重轟炸機二架，落於下關，均起火焚燬，尚有兩架，被擊傷後，仍圖飛遁，一架在泰興墮落焚燬，一架尚未查明墮落地點。以上為第一次襲擊之情形。第二次係午間十二時來襲，在洪武路壽康里中央通訊社總社共投三彈，社屋全被炸燬，傷工友三人。江東門外中央廣播電台亦被炸，機件被燬，至一時十分，解除警報。第三四五次襲擊時間較短，因我空軍截擊，及防空部隊轟擊猛烈，故敵機竄入之數，較前兩次為少。

〔南京廿五日電〕敵機今日迭次轟炸，除上述各地被炸外，尚有衛生署中央醫院附近一帶，四牌樓衛生事務所分所廣東醫院等慈善性質之機關。至商店民房被燬者，有中山汽車行三條巷江東門建康路門東邊營一帶房屋多所，其死傷人數已查明者，計死者約三四十人，傷者五六十名。敵機廿五日投彈總數當在二百枚以上，所轟炸者多為文化衛生各機關與民宅，被炸死及受傷者俱為平民，敵軍殘酷野蠻之獸性完全暴露，其蔑視人

道與違反國際公法，實爲全世界人類之公敵。

〔南京廿五日電〕路透社訊：德士古火油公司經理丹麥人漢森，曾在美國大使館旁一小山上，目擊空戰始末。彼稱：「日機在南城下翔擲彈之後，高射砲即向上轟擊，目標之準確，可云無以復加，蓋以一彈而擊中一機。余曾目覩該擊中之機，連同未經投擲炸彈在內，在半空中爆發，化爲濃烟烈火下墮。此外復有一機，於第二次來襲時，在下關亦被擊中，亦在空際炸燬下墜」。至炸彈墜落之處，南城下關俱有，惟中山路以西，則未受轟擊。

〔本市消息〕敵機昨日飛京肆虐，被我擊落五架，據同盟社發表，被我擊斃者一人，爲敵機隊長，名坂本。

除了襲擊我首都以外，敵機最大的目標，是廣州。自九月廿一日起，投彈轟炸的事，幾乎無日無之。其中最殘酷的一次，是九月廿三日的三度空襲。

〔廣州十三日電〕路透社訊：日本飛機復於今晨兩度來襲，第一次在晨四時，日機

一架單獨來此，擲五彈，當其來去之際，輕過沙面，飛行極低，而於越過英國橋時為甚。第二次來襲為八時三十分，有數彈落於城中，恐市民生命損失極大，此次來襲，有重轟炸機十架及若干較小之戰鬥機，其令人胆寒，實前此所未見，全市極度緊張，空中戰鬥及高射砲之射擊，在碧藍天空之中，蔚為壯觀。再來襲之敵機，三架為一小隊，大約以飛機場及政府機關為目標，路透社記者今日親往各被轟炸之地點視察，見東郊外之東山平民房屋，有全街破碎，無一完棟者，有數處死屍尚未移去，堆積地上，如吸繩紙上之死蠅，殘肢脣骸，已俱不可辨認，而婦女一面號泣，一面扒動死屍，以尋覓其親屬，並有若干喪家之人，漫游街道，神經似均已錯亂。據記者調查，死傷者當不下數千人，而確實數目，恐非數星期內所能估計。外人觀察者，對於日機之目標，多茫然不解，因政府機關之房屋及軍事區域都無恙，而炸彈大多數悉墮落於貧民聚居之處。外人自沙面外視察者目擊非戰鬥員被屠殺之慘，多舌挾不下。途中遇一男子，手持蘆蓆，內貯不可辨認之殘骸一具，彼告記者：「此余妻也！」記者所到之處，莫不哭聲震野，而如

癡如狂之小兒，奔走呼號其父母，聞之尤令人慘痛。

八 敵機在我全國肆虐

此外，全國各處，除僻遠省份外，均有敵機肆虐，茲將自九月二十日起至最近，曾受敵機侵擾各地，彙紀如下：

華中方面 江蘇省內：蘇州九月二十日九架，投彈愈餘。廿八日被擊落一架。十月六日五架，投彈十餘。十一日九架，投彈十餘，擊落一架。十二日多架，投彈數枚。十三日一架，投彈三枚。十四日被襲九次。十五日被襲六次。十七日被襲五次。十八日被襲九次，投彈五十餘枚。廿五日被襲四次，投彈十餘。十八日被襲八次，投彈三十餘。嘉定十月一日一隊，投彈十餘。太倉十月一日一隊，在南翔投彈愈餘。三日十架。投彈三十餘。七日多架，投彈十餘。崑山十月三日六架，投彈廿餘。十五日六架，投彈六

枚。吳江十月十三日二架，投彈三枚。常熟九月廿六日被擊落二架。無錫十月六日八架，投彈廿餘。十八日廿餘架，投彈七枚。廿三日三架，投彈十餘。廿八日六架，投彈數枚。常州十月十三日廿餘架，廿三日三架，投彈六枚。廿八日六架，投彈數枚。江陰九月廿三日五十餘架，投彈廿餘。十月十二日二架，被擊落一架。句容十月六日六架。鎮江十月六日五架。丹陽十月十八日六架，用機槍掃射。新豐站十月十八日廿餘架，投彈十六枚。龍潭，東台，十二圩，十月十三日廿餘架。揚州十月六日四架，投彈十餘。徐州九月二十日五架。廿三日，被擊落一架。廿八日五架，投彈十餘。十月十日八架，投彈五枚。十八日四架，投彈九枚。連雲港九月二十日三十四架，投彈廿餘。廿一日十一架。淮陰九月十九日四架，被擊傷一架。新浦十月十日五架，投彈數枚。十三日二架，用機槍掃射。十八日二架，用機槍掃射。

浙江省內：杭州九月廿七日七架，投彈五枚。三十日七架。十月十一日二架，投彈三枚。十二日四架，投彈數枚。十三日六架，投彈十二枚，十四日二架，投彈十二

枚，下午復來四架，被我空軍驅逐。十五日六架，投彈多枚，被擊傷一架。廿四日六架，投彈廿餘。嘉興九月廿九日三架，被擊落一架。十月三日八架，投彈廿餘。十三日五架，投彈十一枚。十七日三架，投彈六枚。廿三日被襲四次，投彈六枚。鄞縣九月廿七日七架，投彈八枚，並散黃白毒藥粉。金華十月十一日三架，投彈五枚。長安十月十七日三架，投彈六枚。

安徽省內：

廣德九月廿六日二架，（冒用我國徽）投彈二枚。蕪湖九月廿八日十五架，投彈百枚。十月六日九架，投彈五枚。十二日九架，投彈十餘。蚌埠十月一日五架，投彈三枚。十日多架偵察。安慶十月六日十四架，投彈數十枚。廿二日四架，投彈數枚。靈璧十月四日三架。符離集十月十三日二架，投彈六枚。滁州十月十六日五架，投彈數枚。明光十月十三日廿餘枚。合肥十月十三日廿餘架。十六日五架，投彈數枚。

江西省內：南昌九月廿三日三架，投架數枚。廿四日廿餘架，投彈多枚。十月一日十二架，被擊傷一架。四日一架。十一日九架，投彈十餘。二十日十四架，被擊落二

搭。廿三日六架，投彈十餘。貴溪九月廿三日六架，投彈數枚。上饒九月廿三日六架，投彈數枚。十月一日四架。弋陽十月一日四架。

湖北省內：漢口九月廿四日廿一架，投彈多枚，被擊落一架。十月八日五架，被我空軍驅逐。十八日十二架，投彈八九枚。十九日十二架，投彈五枚。二十日十四架，圖襲未逞。廿四日五架，投彈數枚。

華南方面 廣東省內：除廣州幾每日都有敵機往襲外，其餘從化，樂昌，佛山，三水，黃埔，白沙，唐家灣，寶安，虎門，惠州，大良，英德，清遠，新會，中山，曲江，瓊崖，東江，潮州，汕頭，崖門，琶江，韶關，江村，北茅，夏茅，石井等地，均有敵機前往偵察投彈。

廣西省內：梧州十月十五日七架，投彈十一枚。桂林十月十五日一隊，投彈廿餘。

湖南省內：衡陽十月十三日六架，投彈數枚。醴陵十月八日七架，投彈數枚。株州十月八日七架，投彈廿餘。棲鳳渡十月七日五架，投彈五枚。

華北方面 山東省內：濟南九月廿一日一架，投彈數枚。十月十九日多架，偵察。兗州九月廿二日九架，投彈廿餘，被擊落一架。十月二十日四架，投彈八枚。廿二日二架，投彈五枚。濟寧九月廿二日二架，投彈二枚。泰安十月十九日四架，投彈數枚。二十二日一架，投彈一枚。九月廿二日石臼所九架，莒縣九架，蒙陰十九架，兩下店九架，海水八架，曲阜十一架。磚河九月廿一日擊落一架。鄒縣，東化堡，大汶口，十月十九日四架，投彈數枚。孫氏店十月十九日四架，投彈七枚。青島十月十四日偵察。

山西省內：太原十月十四日多架，投彈十餘。十六日廿一架，投彈廿餘，被擊落一架。廿二日襲五次，投彈廿餘。忻縣五台十月十八日投彈愈餘。洛陽十月廿三日十三架，投彈廿餘。娘子關十月十一日六架，投彈數枚。廿二日十七架。陽泉十月十三日擊落一架。廿一日多架，投彈四十餘枚。

河北省內：石家莊九月廿二日擊落二架。獻縣九月廿三日投彈三十枚。

陝西省內：西安十月十八日一架偵察。

從華南華中到華北，敵機肆虐的範圍，竟有十二省之廣，幾乎可說除了邊疆及西陲的各省份外，無一不在敵機威脅之下了。這其間生命財產的損失，當然是不可以數計的。同時我空軍將士也顯出有英勇作戰的精神，上海和首都的迭次英勇戰績，早已舉世皆知，用不着多說，華南方面的襲擊珠江口外敵艦，華北方面的協助我陸軍作戰，都是足使我們萬分感奮。現在先來看華南的戰績。

〔香港九月廿一日電〕昨晨我空軍冒雨偵察，在東沙島附近，向敵艦投十餘彈，一中敵艦甲板，濃烟卽起，想已受傷。

〔廣州九月三十日電〕廿一日敵機襲粵市，我空軍勇士劉保生，與敵五機激戰，將敵機一架擊落焚燬，繼復擊傷敵機一架，餘三敵機拚命圍擊，劉機身中彈，即以降落傘躍下，敵機紛以機槍追擊，傘穿多孔，旋降落從化，鄉民誤以爲敵機師，紛持鋤頭撲擊，時適有汽車一輛經此，司機見係我國戰將，即親負登車，疾駛返市，送醫院救治。劉僅中一彈，穿肺部而出，尙無大礙。劉係粵航校六期畢業生，現年廿四歲，粵中山人。

〔香港三日專電〕 連晚我派機分赴大鵬灣唐家灣炸敵航空母艦能登呂及龍驤兩號，兩艦已駛去，似有分赴汕尾東沙島模樣。軍息：三日起我機輪流飛沿海搜索敵艦轟炸，有多艘已被炸傷。

〔香港十四日電〕 海通社訊：據此間所接電報，中國空軍今日自廣州飛往海南島附近，轟炸停泊廣州灣口之日本航空母艦，該母艦即為日空軍轟炸廣州之根據地，已被炸中數處，不能行駛。

華北方面，在全面抗戰開始時，還很少我空軍勇士參加，但至最近，隨着戰事的劇烈，我空軍的活躍，也與日俱增起來。

〔太原九月廿八日電〕 中央社訊：昨今兩日，我英勇空軍均飛平型關一帶助戰。

〔太原八日電〕 空軍界息：我空軍連日在平漢路活動，極為得手，八日又有我空軍一隊，飛往該線轟炸，炸燬敵陣地軍需品甚多，聞我空軍決繼續集中全力，予以轟炸，務將敵活動於平漢線之機械化部隊，完全撲滅，並將於必要時 在津浦線滄州一帶，實

施同樣任務。

〔濟南十二日急電〕 我機六架，十二日過魯北飛偵察，並至天津轟炸敵軍根據地，天津秩序大亂。

〔天津十三日專電〕 我空軍再顯神威，十三日上午，我機數架，又飛至津沽偵察，並轟炸敵艦，敵方損失頗大。

〔南京十三日電〕 航空界息：我空軍五架，於十二日下午飛往天津塘沽，該處敵運輸艦正靠岸卸運軍需品，敵守衛隊見我空軍飛到，均倉皇逃逸，我機乃連向敵運輸艦及碼頭投彈十餘枚，每彈均中，一敵運輸艦立即爆炸起火，我空軍旋飛至塘沽車站投彈，站屋中彈被焚。當我機飛到時，日方各機關均倉皇將日旗放落，津海光寺日兵營附近，亦被我機投擲巨彈數枚，予以重創。我空軍任務完畢後，均已安全返防。

九 脫險歸來的孫桐崗

在這次我空軍轟炸敵塘沽根據地時，全國聞名的青年飛行家孫桐崗亦在內，中途因飛機的推動器脫落，一般人都以爲已作了壯烈犧牲，不料孫竟於十八日安然脫險歸來，茲將孫脫險經過詳記於下：

〔中央社南京二十六日通訊〕十月十二日那一天，我們英勇的飛將軍們，駕着六架飛機奉命出發轟炸塘沽敵人的根據地，可是祇有五架到達了目的地，我們孫隊長桐崗所駕的飛機，因爲在中途半空中，飛機的推動器，忽然脫落，不能繼續飛行，所以只得對他的同伴舉手示意後，就降落了。當時一般人都以爲孫隊長已作了壯烈的犧牲，於是報紙上都紛紛刊載我們最勇敢的飛將軍殉難的消息，我們對這不幸的消息，正在悲哀着，不料孫隊長竟於十八日那一天安然歸來，這正是使人破涕爲笑，喜出望外的一樁事。孫隊長雖然沒有駕着原機回來，却帶着一頭英勇的小犬，和一段亦壯亦勇的故事歸來。

事實是這樣：當孫隊長的飛機脫落了推進器時，他和一位同機駕駛的投彈員本可以用降落傘跳下，但他想保全他的飛機，雖在最危險的關頭，也不願犧牲這國家可寶貴的

利器，於是向另外五架的同伴舉手，表示一切無恙，囑他們繼續飛往目的地，完成他們偉大的使命，不要顧慮他個人的安全，然後施展他美妙的駕駛術，用滑翔方法完全降陸，這次雖然失去了推動器，可是這回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最順利的降落。

飛機快要降落的時候，他和同伴趕忙從身邊取出手槍，因為準備萬一降落在敵人陣地，他們就和敵人拚個死活，直到槍中只剩最後一粒子彈，然後自殺，以作壯烈的犧牲。飛機降下了，他們看見兩個農夫和幾個漁夫，農夫同漁人們看見飛將軍自天而下，用着驚奇的目光望着他們，他們不能辨別飛機上的人是他們的英勇戰士，還是他們的公敵——日本人，於是雙方便開始辯論。農夫起初不信中國人會穿着這樣奇怪的服裝，後來經孫隊長再三的申辯，並且告訴了他的名字，果然這「孫桐崗」三字，却有了相當的效力，他們腦海中，似乎已深印了這三個字，曉得孫桐崗就是全國聞名的飛行家。

這時候，孫隊長突然看見遠處來了一隊穿着黃色制服的軍隊，起初感覺得很驚愕，後來才曉得他們是衛守海岸的將士，他們共有二百人，由一隊長率領，他們因為陣地被

敵人佔據，才不得已而撤退的。他們的領隊投降了敵人，但是他們不願作敵人的奴隸，供敵人驅使，他們後面，還跟着一頭犬，據說也不願跟着主人——他們的領隊——去投降日本，他們還都穿着夏季的制服，耐飢忍寒的，等候機會，再來殺敵。

這羣忠勇將士，委實使孫隊長興奮萬分，他這次對我國將士忠勇抗戰，又得到一個鐵證，這是如何值得愉快的啊！他和他們談話，知道他們沒有計劃，祇知不願投降日人，於是孫隊長慨然答應暫時統率他們，並允在回到山東後，替他們找工作，和給他們衣食。這時候村子裏的人愈聚愈多了，都歡天喜地的歡迎孫隊長和這一羣鐵血男兒。

「朋友們，你們好好的替我看管這一架飛機罷」。孫隊長以和藹的態度叮嚀着這一羣村民：「如果敵人來時，趕快的燒掉牠，倘若敵人不來的話，待我有機會派人或親自來把牠拿回去」。孫隊長臨行時，這樣加上一句，他對着飛機表示戀戀不捨的樣子，因為那架飛機除了推動器外，仍是完好如初的，但他終於忍痛率領這一羣弟兄離開了那個村莊。

這時天空上已密佈了黑雲，大雨也傾盆似的倒下來，孫隊長等一行人衆，在道途泥濘上行動異常的困難，夜間敵人四十條軍艦上的探海燈，胡亂的向着岸上照射，他們連紙煙也不敢吸，日間他們又須躲避敵人的便衣隊，可是他們鼓着勇氣，冒着危險，不顧飢寒而滿懷的希望，在夜深黑暗中摸索着前進。幸好有那頭忠勇的小犬在前面作響導，足足步行了二十四小時，終於安然回到山東省的邊界。

到達目的地後，孫隊長就立刻往謁當局，報告一切的經過，當局極為嘉獎，並給那羣弟兄們換上冬季的制服，羊毛襪子和棉鞋，又把他們編入前線的隊伍裏去，他們當時感激萬分，他們感謝的不是得到了暖衣飽食，而是從新獲得了殺敵的機會呵。

孫隊長這才忽然的到火車站去，但他所坐的火車，又遭到四架敵機的轟炸，當時有客車兩列被轟毀，幸機車無恙，仍向前駛去。

到達了某飛機場後，敵機又來投彈，似乎在歡迎孫隊長的樣子。「老實說，我們早已置生死於度外了」。孫隊長興奮地回答記者的問話，「我已幾天沒有洗澡和休息了，

恕我不能多談」。這樣說着，他便欣然和記者握手道別，記者目送着這位英勇的飛將軍，帶着那頭小犬，慢慢的走了，心中對他的脫險感着無限的欣慰。

一〇 爭取最後的勝利

九月份敵機被我方擊落者，共四十八架，擊傷者共十六架，茲將日期及地點彙誌如下：

九月四日上海擊落一架。七日太湖二架。八日汕頭二架。十五日定縣一架。十六日上海六架。十七日上海一架。十九日首都六架，廣德二架。二十日首都二架。廿一日廣州四架。廿二日首都四架。（又擊傷五架），石家莊一架，滋陽車站一架，兗州一架，廣州一架。廿三日汕頭一架，江陰一架。廿四日葛店二架。廿五日首都三架，（又擊傷七架）江陰一架。廿七日青陽港擊傷一架，首都擊傷一架，廣東樂昌擊落一架（又傷一架）

廿八日句容擊傷一架，王店擊落一架。廿九日廣州二架，嘉興一架。按八月份我共擊落敵機六十一架，合計敵機損失已達一百零九架，受傷者尙不在內。至敵空軍傷亡數，據中央社發表，在我境內傷亡及被俘者，總數約四百五十人以上，除已查明姓名者一百十九名外，餘因屍體被焚或沉入江海中者，已難考查。茲將查明姓名及其隸屬職級探誌如下：計大尉小隊長小谷雄二，一等航空軍曹太田武夫，二等軍曹鶴沼國治，一等軍曹木村彌一郎，一等兵小川勝三等八十七人，均隸屬木更津航空隊。此外曹長飯尾義輝，隸鳳翔母艦。曹長桃崎意喜雄等七人，隸鹿屋航空隊。曹長河世知幸，隸加賀母艦。空曹猿田，阿少上隸大村海軍航空隊。空曹宮川，隸大村海軍航空七分隊。空曹松田敏夫，隸加賀母艦，空曹川勇，隸鹿屋航空隊。二等航空兵，正地五郎，隸鹿屋航空隊。（俘虜）三等兵正松浦久夫（俘虜）岡本純一（該虜在中央醫院治療）均隸屬加賀母艦。二等兵曹竹下良一，隸鹿屋航空隊。三等兵曹田中下令，隸加賀母艦。二等兵曹高橋平治郎，隸龍驤母艦。一等兵曹成田山朝夫，隸佐世保航空隊。三等兵曹片山利人，隸佐伯航空

隊。一等海軍航空兵伊東朝男，隸鹿屋航空隊。三等軍曹楠元武則，隸加賀母艦。三等軍曹岡本逸郎，隸鹿屋航空隊。海軍航空機械士小池近男等三人，隸鹿屋航空隊。（以上均係俘虜）陸軍航空大尉栗原，隸陸軍飛行第六聯隊。（八月三十一日擊斃於南口）。陸軍航空兵少佐三輪，隸陸軍飛行第五聯隊第一大隊長。（九月十九日斃於太原）。海軍大尉川口茂彥，隸大村海軍航空隊第七分隊長。（死）海軍大尉岡島猛，隸大村海軍航空隊。（九月十九日擊斃於鎮江高資）。以上合計一一九人，內俘虜十五人，餘均死，外在逃者十人，正緝捕中。

上海方面，自「九一八」起至最近止。除陰雨之日外。我空軍幾每晚均來襲。敵陣地及糧食軍械倉庫臨時飛機場被我炸中多次。損失重大。十月廿五日，我大場陣地被敵突破，江灣閘北我軍後路有被斷絕之虞，不得已整師撤退，惟仍堅守滬西南市浦東等地，誓不放棄上海。從軍略上觀察，我軍撤退，為必要的舉動，不能認為失敗，我空軍亦照常來滬夜襲，使一般因我軍的撤退而消極悲觀的人，為之興奮不少。

這次抗戰，既是全面的長期抗戰，則以後我空軍的英勇偉大的戰績，一定還有許多在後面，我們且拭目以觀好了。不過我們不能徒然觀戰，在這犧牲的最後關頭，一定要大家都盡國民一份子的義務，以期取得最後的勝利。